

25
26
旧参
I 246.4
D Y 3-4

九〇

時事小說

戰綫三景

天台山人題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蔭和氏著
藏書圖記

旧参

I 246.4

DY 3-4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记

自序

嗚呼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鷗拂野林無靜柯吾觀戰禍之烈殆未甚於近日者也慨自民國紀元以迄於今干戈擾攘未有寧歲其間師以義興蓋居少數而意氣是競權利是爭匪獨輿論昭然而當局者固亦未常諱言之也彼元元之民肝腦被乎原野室家毀於礮火者無論矣即在荷槍持械之士置身火綫之下負嵎壕塹之中兩軍既蹙生死一決孰雌孰雄死者動逾千百彼戰場之枯骨又何莫非我中華民國之赤子耶吾憶昔人有云殺老牛莫之敢尸誠以死生事大固不得不慎爾出口也何今之擁疆圉縮符璽者視千百萬人之生命曾蟲豸之不若乎吾欲禱諸天而天不我應也吾欲叩諸人而人莫能自主也吾欲請命於諸大軍閥而彼乃不屑一盼也吾不得已乃命筆拂箋以吐吾胸中之所蘊雖不能回善戰者之聽而生其惻隱之心但當世不乏兵燹餘生其有覽此書而表無限之同情灑一掬傷心之淚者乎是則等者之精神爲不虛擲也已

大
戰
縮
影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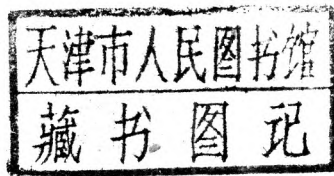
序



二

目 錄

- 第一章 鄉村聚談中之天災人禍
- 第二章 談虎色變
- 第三章 入城後之聞見
- 第四章 探女失兒
- 第五章 鄉間之騷擾
- 第六章 痛子悲夫
- 第七章 大戰聲中之叢訊
- 第八章 戰場慘語





小時事
大戰縮影錄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卷
著
狐

第一章

鄉村聚談中之天災人禍

一片啾啾的高地。莊稼都收割了。只有那成千累萬的秧稻。跟那颯颯的秋風鏖戰。兀立在隴畝以內。鬍鬚是百戰老將。嗚功成身瘁的樣子。在那地邊的菜畦內。青蔥蓊鬱。欣欣向榮。却是應時。澆灌及時。培植得法。都覺得肥大可愛。茂盛異常。跟那些秫稽頭兒。兩兩相形。真個莞枯互異。不禁令人生出新陳代謝之感。但一回想從前。當那秫稽頭兒。離離葉茂。纍纍穗垂的時候。請問白菜芥菜。又在何處呢。唉。四時代序。成功者退。五行遞盛。應運者興。人若能參破此中的機括。那權力的轉移。人物的消長。不過跟秫稽頭兒。白菜芥菜。是大小雖有攸分。道理却統歸一樣啊。一抹斜陽。殷紅若血。已經高高的照在樹梢頭。鬍鬚是俯瞰下界。生出無限悲憫的意思。但是在那同一太陽光的底下。

有的是砲火連天。瘡痍滿目。有的是山河無恙。耕鑿自如。真個是忙者自忙。逸者自逸。本書所叙的那個村莊。此時還保持和平態度。家人婦子。共度着安閒歲月。不啻是一座世外的桃園。

在這深秋傍晚的時候。熱固然是不熱。涼却也不算涼。鄉人吃飯吃得早。此時一個個都已鼓腹。禾稼既登。優游無事。在那竹籬茅舍之外。放上兩條短足的長凳。彼此正可消閒共話。甚麼阿大咧。阿二咧。阿三咧。阿四咧。都在列席之內。衆人的裏頭。有一個老翁。鬚髮花白。精神矍鑠。衆人都圍拱着。時時注意他的言動。似乎齒德俱尊。夙孚衆望。足爲一鄉矜式似的。這個老翁。便是村中的小康。兼有善人之目的李太公。李太公。脚着短烟袋。吸着本地出產的烟葉。烟痕一縷縷。從鼻口中噴出。面前彷彿籠罩了一團雲霧。忽然吸緊了。不禁噲嗽了兩聲。便將烟袋從口中取出。除去殘灰。放在凳上。眼望着衆人說道。我這也是個老嗜好了。飯後總得吸上幾袋。不然。便像短了甚麼事情似的。其實却是何苦呢。但若比那時髦的人。鎮日的抽烟捲兒。却

還經濟得多了。現在年景不好。物力艱難。一茶一飯。當思來處。我勸你們青年的人。總要屏除嗜好。克勤克儉。不要沾染上奢侈的習氣。你們若不信我的話。不妨睜開眼睛看一看。咱們鄰近被災的村莊。一家家無衣無食。氣象何等愁慘。咱們總算託上蒼的庇佑。都在天堂呢。

阿大聽了。便接口說道。老人家講的是。今年這一場水災。實在爲禍太烈。咱們四鄉的田地。十成裏。差不離淹了六七成。若非某軍在這裏築堤搶險。只怕那汪洋的大水。已經灌進城去了。像咱們這樣的高崗地。還能夠晚稼有收。真是託天之幸。至於那些被災的住戶。冷竈無烟。牛衣對泣。實有說不出來的苦楚。若講到官家的賑濟。却又叫人哭不得。笑不得。不是每人給一升小米。就是每人給二斤玉麵。（即玉蜀黍麵）多說不夠兩天的嚼用。照這樣杯水車薪。請問於事何濟。大總統却還下煌煌明令。說的甚麼軫念災黎。勿任失所。聽着好像痼瘕在抱。飢溺爲懷。其實不過如俗語所說。貓兒哭老鼠。假慈悲罷咧。

阿二也插嘴道。你說咱們縣裏被災的地方苦嗎。依我看着。還算比上不足。較下有餘呢。因爲莊稼雖說淹沒了。人却還沒有傷害。留得三寸氣在。還可以待來年。總算是不幸中之幸。聽說今年張家口的地方。水災奇重。連街市都成了澤國。淨死屍打撈上四千多具。你想那些水底的游魂。夠多們煩冤慘痛。有的是全家殉了水難。有的是浩劫僅剩子遺。死者已矣。生者何以爲情。像那田園廬舍。牲畜什物。毀壞了還可以整頓。只有這家人的死亡。心上永久留了疤痕。縱使舊業復興。骨肉已不能再聚。此等苦楚。直將相隨一生。了無休歇。

阿三點頭道。這話說的是。今年的水災。咱們南鄉要算最輕的了。記得大水初落的時候。我同着阿四到北鄉大堤上去看水。那股水直通外河死。屍接二連三的從上流淌下來。看着實在叫人傷心慘目。有好多小船兒。在水面上掉來掉去。名說是要救活人。其實却是打搶死人。我眼見一個女屍。剛從上流飄下。因爲衣服穿得整齊。像是有錢人家的女眷。幾隻小船兒。便沒命似的搶着趕過去。第一個先到的。好比

搶着頭彩的一樣。用着鈎竿子搭住女屍。一直拖到船邊。口中還說着。看他有氣兒沒有。其實他的手。早一邊從死屍的腕上捋鐳子。一邊從死屍的頭上拔簪子。等到搜括已完。口中却又說道。原來已經沒氣了。便把死屍依然推到水中去。別個小船上的。都眼巴巴的望着。似乎是欣羨他的幸運。像這樣幸災樂禍。從水面上去打搶死人。如果真有河伯。爲何不把這等壞人吞曠了呢。

李太公嘆口氣道。天道深遠。不是常人所能測度。總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話是再不會錯的。我們身經這樣奇災浩劫。竟得平安無事。一來不作水上的浮屍。二來不作道旁的餓殍。總算微幸已極。別人的閒賬。且自休要管他。我已經活了六十多歲。水災也經過多次了。總沒有今年這一次大。聽說全國被災的。共有好幾省。真稱得起是上天示警。黎庶遭殃。

當時在座的人。各抒所見。你一言。我一語。說的煞是熱鬧。只有那阿四低頭不語。滿面愁容。鬚髮另有甚麼心事似的。阿大跟他坐在一條凳上。便用手一拍他的肩道。

噲。老四。人家都高談闊論。你爲何緘口不言呢。難道我們說的話。你有些不以爲然麼。阿二阿三聽了。都齊聲說道。着呀。老四向來的談鋒。最稱犀利無比的。況且他留心時局。好讀報紙。比起咱們來。真個見多識廣咧。往常他發抒議論。總是滔滔不斷。口若懸河。今日爲甚麼却噤噤無言。自居於仗馬寒蟬之列。這一個悶葫蘆。實在叫人無從打破。

衆人口中說着話。眼睛都望到阿四的面上。似乎是急於要得他一個相當的答覆。只見阿四緩緩的抬起頭來。他的眼光。跟衆人的眼光。彼此打了一個照面。他纔嘆了一口氣。點頭說道。諸位的見解。我實在有些不以爲然咧。他說完這兩句話。却又頓住了。此時他的臉上。似乎濃濃的罩了一層嚴霜。大有抱着難言之痛的神情。衆人看見這個樣子。猜不到他是甚麼心事。却都噤住了。只顧楞楞的望着他。李太公開口道。老四常有獨到的見解。我是向來知道的。今天有甚麼議論。不妨發揮出來。也給大家新一新思路。

阿四此時又把眼光看了一眼衆人。似乎抱着無限的感觸。方纔發出悲愴的聲音。慢慢的說道。老人家跟諸位哥哥。不是說咱們村中幸免水厄。像那被災的地方。風舍飄蕩。人口死亡。其苦不堪設想嗎。依我看來。若能葬身清波浩淼之中。得與屈大夫爲伍。那實在是無上的幸福。咱們儘當讚美他。又何必哀悼他呢。阿四說到這裏。又不禁嘆了一口氣。

阿二揷着說道。你這人別是瘋了罷。爲何說出的話。竟自顛三倒四起來。我請問你。好好的活人。死到水裏。肉爲魚鼈所食。骸骨不知漂到何處。像這樣慘冤的事。爲何還要讚美他呢。我想那些水底幽魂。聽見你的話。一定說你無緣無故的。跟他們開玩笑。決不承認你的話。引以自慰。李太公道。老四說的話。我雖然聽着詫異。但他平夙爲人。是最有思想的。絕非那信口開河無理取鬧的人。古語說得好。語不驚人死不休。他既然說出這樣驚人的話。其中必有一個嶄新的道理。我勸你們大家不要忙着批評。暫且平心靜氣。請他來解釋解釋罷。

此時大家的視線。都聚攏到阿四的面上。就好比猜啞謎的人。揭不破其中的奧妙。急於請出謎的人。自行明白宣示的一樣。阿四瞧了一瞧衆人。面上含着一種苦笑。說道。我先問一問大家。死在水裏固然是不好。但出其不意。一瞑不視。生前受罪有限。死後還落一個乾淨囫圇的屍首。比着那心驚肉顫。飽受悽惶。殞身在槍彈刀鋒之下。若不幸身爲婦人。還許受着意外的污辱。兩兩比較。還是那一樣死的好呢。我知大家的答案。一定要說前者勝於後者。這個道理既經勘破。我請諸位把眼光放遠一些看一看。揚子江岸黃浦灘頭。不已是砲火連天。烽烟匝地。實行開戰了麼。咱們設身處地。想那些安居樂業的人民。無端被這險惡的空氣包圍起來。眼中見的是硝烟。耳內聽得是砲火。口內好比吮着黃連。心中如同打着轆轤。真個挨一刻。似一夏。度一日。如一年。今天活着還不知明天怎樣。不幸潰兵一過。就是死魔降臨。轉瞬之間。便贏得廬舍爲墟。首領不保。生前爲無告之民。死後作含冤之鬼。劫灰難問。子遺堪傷。請想這一番慘苦的情形。還是比水災輕鬆呢。還是比水災烈害呢。我想

那些戰地的人民。愁腸絞斷。淚眼撐枯。仰望災區之民。還是人間天上咧。

這一片話說完。李太公臉上的縐紋。顯得比先時多了。並且頻頻的把手去揉擦老眼。似乎婆婆的要墮下淚來。阿大等也都搖頭嘆氣。神色很是悽惶。像是阿四這一套話。立刻把險惡的戰氛。籠罩在衆人的頭上。不亞如古人所說海市蜃樓。彈指立現咧。

當時略微沉默了一會。阿三強打精神。望着阿四道。南方要打仗的話。我也聽人講究過。不是經雙方人民的呼籲。兩省軍政長官。已經訂了和平公約。彼此親手簽字畫押。作爲保障麼。難道說簽字的墨。還沒有乾。那一張和平公約的效力。就等於廢紙嗎。我想雙方當事者。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這樣朝秦暮楚。食言而肥的事。恐怕作不出來罷。

阿四聽了。從鼻子裏冷笑一聲。望着阿三說道。我勸你醒一醒兒。不要青天白日的作夢罷。如今這個年頭兒。倒是咱們窮苦人。還肯講一點信義。越是大人。物說謊的

本事越大。因爲他不說謊。還到不了那個分位呢。不用說兩省當事長官。就是大總統的命令。請問靠得住嗎。說的甚麼國利民福。不過是口頭禪。講的甚麼飭躬率物。不過是誑哄計。你要疑我說的太過火。就請看一看。所辦的事。跟所說的話。前後可能一致嗎。

阿四說到這裏。神情更激奮了。又接着往下講道。就拿這一次南方的戰事說。雙方汲汲籌備。已經不是一天。不是這一邊。花掉若干萬。去購飛機。就是那一邊。費去多少萬。去買大砲。請問不是預備打仗。却置辦這些殺人的器械作甚麼。兩省的紳民。得到這不祥的消息。睡裏夢裏。都是害怕。雖然明知道。那佳兵好戰的魔王。決不會犧牲自己的主張。發出甚麼慈祥愷悌之念。但是刀擱在頸子上。不能不作最後的哀鳴。所以奔走呼號。淚盡泣血。妄存那一線的希冀。雙方主戰的人物。正在興高采烈。要伸張自己權力。貫徹自己主張的時候。無端來了這些可憐蟲。呶呶置辭。擾人好夢。心中都是非常的不討厭。但是覺得不好意思沉下面孔。說出實話。將他們痛痛

快快的趕掉。只好戴上一副假面具。說幾句好聽的話兒。來窺這一羣傻小子。於是
一手執筆簽訂和平公約。來敷衍紳民。一手拿刀來指揮士卒。去籌畫他的戰備。你
想這樣的事。辦的夠多們十分圓滑。八面見光呀。只可憐那些呼籲的紳民。還如同
睡在鼓裏。看着那一張廢紙。作爲自己的寬心丸。直等到大砲一聲。方纔驚破迷夢。
那雙方的當事者。却還振振有辭。一個說彼爲戎首。一個說誰生厲堦。一個說禍自
彼開。一個說非我敢。唉。窺了人不算數。殺了人也不算數。還要彼此對說幾句門
面話。好顯得他們理直氣壯呢。

李太公等一干人。聽了阿四的話。個個連連點頭。覺得他所說的似乎從人人肝肺
中流出。不過不能照他說的。這樣親切有味。當下阿大便道。你這話說的很對。我看
那些統兵據地的大人物。他們的心肝。一個個都是鐵做的。不要說人民死亡。不在
他們的心上。就是他自己親手訓練的將佐兵士。一旦驅諸鋒鏑。付之砲火。生死在
難知之數。勝負任無定之天。他們也就擲爲孤汗。毫不動心的。不用說敗了。大軍化

爲灰燼。就是勝了也難免精銳銷亡。在咱們想一想。教養數年。犧牲一旦。都難免要替他心痛。誰知他們當事者。或爲保守自己地盤起見。或爲攘奪他人地盤起見。眼睛一瞪。百事不管。立刻一聲令下。便把若干萬的生靈。驅遣到戰綫上去。叫他們血肉相搏。性命不保。傲倖勝了呢。所抱的目的。便藉此達到了。有的是搜括民間不心疼的錢。便賞上十萬八萬。不幸敗了呢。他老人家早預備好了。或是到外國租界上去。或是到外國兵輪上去。給他一個鞋底擦油。溜之大吉。那時威風也不抖了。地盤也不要了。只顧保全性命要緊。但是無量數的生命財產。早已化作飛灰。不堪再問。請想這個孽處。造的夠多們大呀。

阿四又嘆息着說道。你這些話講得很是。不過還有你猜不到的。此次南方戰事。另開生面。花樣翻新。不用說別的。就拿抓用人夫說。都打破了從前的老例。阿四說到這裏。連連搖頭。似乎是不忍說將下去。阿二便道。抓用人夫。不過是揀貧苦有力氣的人抓。難道還有甚麼新鮮的事麼。阿四哼一聲道。若是這樣。我又不說另開生面

了。阿三便插嘴道。莫非說連體面人。跟年老的人都給抓了去麼。阿四道。豈但這樣。我實告訴你們說罷。連青年的婦女。都給抓去了。

衆人聽了這個話。似乎都沉浸到悲痛之淵。一個個蹙額顰眉。默無一語。此時李太公的老淚。再也支撐不住。索索的落下來了。口中悲哽的說道。我活了這偌大的歲數。趕上了推倒前清。建設民國。總算爲人一場。見過大世面了。我常聽見大人先生們說過。民國是以民爲主體的。又說民國不同君主。樣樣事情。都要服從民意的。又說從前君主時代。是拿人民當奴隸。死生禍福。自己都作不了主張。如今變成民國。是自己主張自己的幸福。事事都有法律保障。絕不受任何權力壓迫的。當時我聽得這一片話。心中說不出來的歡喜。以爲我們老百姓從此就要一步登天。絕不再受官府的腌臢氣了。誰知到了現在。方纔醒悟過來。不但沒有登天。反倒墮在地獄裏嘍。

李太公說的心裏難過。不由得乾咳了兩聲。又接着往下說道。現在中華民國。已經

是十三年了。我覺得這十三年中。就沒有過着甚麼太平的日子。咱們鄉村的人。見聞有限。小一點的事情不知道。就拿最著名的戰事說。自從辛亥推倒前清以後。接着二次革命之役。洪憲之役。復辟之役。護法之役。又是甚麼直皖之戰。直奉之戰。鬧得烏烟瘴氣。一場糊塗。他們兩造的誰是誰非。咱們局外的小民。也不敢妄下斷語。反正他們打一次仗。咱們小民倒一次霉。他們的仗。始終打不完。咱們的霉。也始終倒不盡。我真不明白。以民爲主體的。就應該這樣辦麼。服從民意的。就應該這樣辦麼。難道說我們當百姓的。都有些活得不耐煩。請他們來幫一個忙。好死的痛快。死的乾脆。省得自己去抹頸子上弔麼。唉。甚麼叫民主國家。甚麼叫共和幸福。簡直是變戲法的一塊大毯子。憑空罩將下來。將人瞞了一個風雨不透。等到毯子揭開。立刻跳出無數的山精水怪。魑魅魍魎。個個磨牙吮血。擇肥而噬。口中還大聲呼着。你們不要害怕。我這是給你們幸福呀。我想我們小民雖愚。也不敢承受他這個人情罷。李太公說到這裏。週身顫抖抖的。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可見他是悲憤極了。

阿大愁眉苦臉的道。別的道理。我也不懂得。反正國家總是保護人民的。他們作大官在大位的。也應該保護人民的。如今他們不但不保護。反要藉着國家的權力。來殘害人民。天理良心。怎樣也說不過去。況且他們爭權攘利。以死相拚。不但人民毀了。並且國家也糟了。這幾年工夫。咱們中華民國。生計一天比一天緊。外債一天比一天多。窮的將要破產。這個禍根是從那裏種下的呢。說一句公公平平。毫不客氣的話。不是養兵養的多麼。不是打仗打的勤麼。我想這個道理。無論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我常聽人講究過。一粒子彈就是一毛多錢。他們打起仗來。動不動兒就講甚麼一百萬發。核計起來。白花花的洋錢。不就是十幾萬塊麼。大砲呼隆隆的一響。又不定是幾千塊。幾萬塊。唉。他們那裏是放槍砲子彈。簡直是往外放洋錢呢。中華民國不窮。怎麼會不窮呀。況且那些錢。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地裏鑽出來的。小而錙銖。大而鉅萬。那不是人民的脂血。被他們巧設名目。多方搜括了去的。拿了入腰包。還不算數。却又要製造戰事。苦害人民。拿了你的錢。還要你的命。請想這

個心腸夠多們狠呀。這個手段夠多們辣呀。難道說這些應運而生的大人物。就沒有清夜捫心。自行懺悔的時候嗎。

阿二道。人心都是肉做的。只有他們軍閥的心。大概是鐵做的。若指望他們悔悟。恐怕比黃河澄清還要難呢。阿三道。話雖這樣說。但是他們的通電。也說的甚麼高且時艱。怒焉心痛。又說的甚麼吾民何辜。權此荼毒。看着也很是好看。聽着也很是好聽。但我不明白。爲甚麼滿嘴說的都是情理話。可專一去辦糊塗事呢。阿二道。那個就是俗語所說。貓兒哭老鼠。假慈悲麼。況且還有一說。你以爲那些官樣的電報。是他們大軍閥自己的手筆麼。不要說他們作不出。只怕還未必看得懂呢。像我們國文程度。雖說幼稚得很。或是在書房裏念過幾年書。或僅在高等小學畢業過業。但比着他們大軍閥。恐怕還要高得多嘍。你若拿電報作憑據。以爲紙上的文章。就不啻若自其口出。真是作春夢還沒作醒呢。

李太公點頭道。這話說的一點也不錯。那些電報。不過是文人替他捉刀罷了。他們

自己。那裏會說這樣冠冕堂皇的話呢。如今這個年頭兒。說起文人來。也真是可憐。你看前清的狀元公。跟桐城派的古文鉅子。不都是一個個卑躬屈節。給各大軍閥去當秘書。作一個傳聲的機器嗎。叫他說東。他就得說東。叫他說西。他就得說西。甚麼瞞心昧己。強辭奪理的話。都得厚着臉皮去說。主人聽得入耳。還倒罷了。若碰着他的不高興。就要假充行家。混挑毛病。文人末路。也真可憐了。

阿大道。我勸老人家不要瞎操心了。我們連自己的禍福還都照顧不來。那裏有閑工夫去可憐文人墨客呢。但只盼望着咱們這一塊土。天可見憐。已經被了水災。別再去遭兵燹。那就算是如天之福了。別人的閒賬。咱們一概不管他。這並不是咱們心地褊小。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實在因爲這個年頭兒。烏亂兵荒。天災人禍。拿着中國之大。幾乎要找不出一片乾淨土來。人民過得一天太平日子。就如同死裏逃生。行險僥倖。稱得起是火燎眉毛。只顧眼前。那裏還有閒心腸。去照顧別人的身上。李太公道。這話說的是呀。我滿心裏也是這樣的想着。像從先書上所講的。甚麼夜不

閉戶。路不拾遺。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那樣物阜民康的景象。我是死了心。不想着作那好夢了。只盼望這三年五載裏頭。安安穩穩不動刀兵。再過上幾天舒心的日子。我若是有幸福的。就趁着這個光陰。口眼一閉。反正躺在地下的人。是不懂得担驚害怕的。那時他們諸大軍閥。打也罷。不打也罷。戰爭的結果。是影響不到死人的身上。我就可以自信。從此逍遙世外。不至再罹凶鋒了。但是這個志願。能償與否。究竟還不敢決定啊。

這一段話說出來。李太公的面色。却是非常慘戚。阿三勉強笑道。老人家說的話。也未免叫人聽着。太已的難過了。現在的世界。雖說是不好。也還不至於這樣。若照你老人家所說。豈不是要找安樂窩。只有那三尺斷墳。一抔黃土麼。除此以外。世上的人。簡直就沒有活路了。依我看來。活着固然是受罪。死了也未必就是享福。還是安心耐着。盼望有太平那一天。或者還可以享到人生的樂趣。

李太公道。像你們年青的人。來日方長。自然要抱着無限的希望。照我這年將就木

的人。只盼望眼前能夠安生就是了。況且拿從先的事。印證起來。再看一看國內執掌大權的人。若指着撥亂反治。國泰民安。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我只禱告着。不再趕上兵災戰禍。就算是此生已了。無復他求。至於甚麼人生的樂趣。也只好期諸來世。決不再存這種奢望。李太公剛把話說到這裏。忽聽得有人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衆人看時。却是阿四。阿大便問道。你有話只管說出。爲何却又嘆氣。阿四把眼望着李太公道。我嘆氣不是別的。因爲老人家所說的願望。自己很覺着是降格以求。其實就是這一種祈盼。還恐怕不能如願相償呢。

阿四的話說出。衆人又都詫異起來。要問他是怎麼一個原故。不想在這時候。忽然由那邊跑過一個小女孩來。年紀約有七八歲。頭上梳着兩個小丫髻。用紅絨繩兒縳着。面貌白晳。眉目靈秀。似小鳥兒一般的跳躍着。一直來到李太公的面前。用他的小手兒。將李太公的袖子一扯道。爺爺回家喝茶去罷。不要坐在這裏。儘管說話。一會兒茶都冷了。他說完了這幾句話。又把小眼睛。望到李太公的面上。催着說道。

走罷。可有甚麼耽擱的呢。看他那份神情。大有滿懷心事。迫不及待的神氣。

李太公道。鳳兒不要囉唆。再遲一會兒我就回去。我在這裏跟你叔叔伯伯們談談話。倒可以開心。老早回去。也是悶得慌。阿二便向鳳兒問道。這幾天爲何看不見你父親。他到那裏去了。鳳兒道。他到城裏看我姑媽去了。他臨走的時候。我哭着要跟他去。他不肯帶我。却應許給我帶果子跟糖球兒回來。我這兩天也正盼望他呢。衆人聽了。不由得一齊發笑。鳳兒又向李太公道。我剛在家裏作了許多小泥人兒。還都沒有乾。爺爺要是不走。我先得回家看着去。怕的是叫貓兒狗兒給蹂壞了。李太公點了一點頭。鳳兒便就如飛而去。

阿三把眼光。送着鳳兒的背影。嘆息着說道。現在這個荒亂的時代。最有福氣的。就是小孩。餓了吃。困了睡。悶了玩耍。別的事情一概不曉得。甚麼叫水災咧。甚麼叫兵荒咧。事不干己了。無牽望。稱得起是一片天機。胸無宿物。真個叫人羨慕他。我恨不得縮退光陰。此時也作一個黃口的孺子。說着。又連連嘆氣。李太公道。算了罷。作小

孩子。又有甚麼好處。你不知道古人所說。覆巢之下。寧有完卵麼。倘不幸有禍事臨頭那一天。小孩子當了災。死去還是個糊塗鬼。倒不如咱們作大人的就讓死了。倒還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呀。阿三聽了這個話。眼望李太公。連連點頭。口中却悽然不語。

此時阿大。却向阿四說道。方纔你的話。還沒有說清。鳳兒一來。就岔過去了。如今請你解釋解釋罷。阿四道。說固然可以說的。不過這話說出來。大家就更耍掃興了。依我看著。還是不說的好。阿二道。這叫甚麼話。你不要故意刁難。來驚悶人了。無論甚麼不祥的消息。我們也要聽一聽的。阿四此時。却還是低頭不語。阿三着急道。難道說我們北方。也要跟南方一樣的打仗麼。我想除此外。也沒有再壞的消息了。阿四聽此言。不由得拾起頭來。望着阿三說道。你料事的聰明總算不錯。稱得起是一言破的。說個正着。

衆人聽了此言。一時恐懼驚愕之色。都充滿面目以上。就如同白日青天。陡然起了

一個霹靂似的。李太公先喘息着說道。我平日提心弔胆。怕的統是這一回事。好比欠了人家的債。怕人前來敲門催討。誰知怕來怕去。到底還是躲閃不開。記得前年打仗的時候。逃兵從我們莊上經過。一個大身量紅臉膛的兵。瞪眼向我索錢。我心裏害怕。那裏還說得出話來。他罵了一聲。便向我劈面放了一槍。我嚇得摔了一個跟頭。覺得槍子響的一聲。從我耳邊擦過。那時我似乎真魂已經出殼。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却被他從地上拖起。腳不點地的。揪進了屋子。問我銀錢放在甚麼地方。我嚇得只是亂指。他便翻箱倒櫃的。大搜了一氣。把首飾細軟。都拿去了。回頭還向我。要洋錢。我大着胆子說。洋錢倒是有。但已被先來的人拿去了。他恨恨的罵了幾句。又用槍柄把我打了一頓。算是臨行的贈別。搶掠的報酬。那次我運害病帶養傷。足足三個月。臥床不起。如今想起這件事來。我睡裏夢裏。還是害怕。唉。那時我若叫槍打死了。豈不是萬事皆休。脫然無累。何必多活這兩年。又要重行受罪呢。李太公說到那裏。已是痛苦不勝。潸然流涕。

阿大理怨阿四道。都是你多嘴。惹得老人家又傷心了。阿四道。我說不說罷。你們却一定逼着要問。如今我還沒有說甚麼。不過他猜着是要打仗。我便順口答音。說他猜的不錯。老人家便感觸舊事。大發牢騷。你現在却又歸罪於我。請問這還有好人走的路麼。阿二道。不要爭執這個了。俗語說的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縱讓咱們怕上一回。難道說這個戰禍。就能無形取消麼。如今事已至此。倒請你說個明白罷。此時阿大又插嘴道。你不要是在那裏聽了謠言。前來代爲傳播。須知咱們居鄉的人。格外的不禁嚇呀。

阿四微笑着說道。實告訴你們說。這個消息。我已知道有兩三天了。還是前日進城。遇着一位縣公署的朋友。他親口告訴我的。我當時也嚇了一跳。趕緊跑到閱報社。前去看報。果然龍蛇起陸。風雨漫天。淨點將的一大批命令。我足足看了有十分鐘。某人的總司令。某人的副司令。某人的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的司令。某人的援軍總司令。某人的前敵總指揮。還有甚麼後方籌備司令。以及軍需統監。種種名目。一

時也記不清楚。報上還說。此次中央川兵。抽調軍隊。共計有四十萬大兵。要開到前線呢。

那一片駭人聽聞的話。恰似連珠爆豆的一般。從阿四口中。纍纍而出。大家聽了。都嚇得變貌變色。阿二道。你既然得到這等重要的消息。爲甚麼不早說呢。阿四道。請問我說了。又有甚麼益處。不過惹得大家心裏難受罷了。我自從城裏回來。不但外人面前沒有說起。就是自己家裏。也都一字不提。怕的是婦女們聽見。又都晝夜担。心。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着了。還是悶在心中。比那說出來好些。今天若非大家閒談。彼此話趕話。我還不肯脫口而出呢。阿三道。此次中央。既然遣將調兵。大張旗鼓。想關外那一邊的應付。大概也不弱罷。阿四道。對方的消息。報上也曾揭載出兵的數目。跟中央不相上下。聽說共分六軍。各有軍長統轄。一面集中山海關。一面取道喜峯口。來勢非常凶猛。並且器械很利。飛機又多。將來誰勝誰負。恐怕還說不定呢。據聞關外此次興兵。事前也有一個通電。指摘中央。不遺餘力。但因爲環境的關

係。京津各報紙。未便登載。總之雙方用兵。都是醞釀已久。一旦爆發。彼此各自出其全力。不惜爲孤注一擲。用決最後的勝負。唉。南陲砲火方驚。北方風雲又起。天乏悔禍之心。人無厭亂之意。我們草莽的小民。不幸牽在漩渦之中。真個似水內浮萍。風中楊柳。起倒由人。渾難自主啊。

先時李太公聽到戰事的話。呆呆發怔。就如同泥胎木偶一般。至此方纔嘆了一口氣道。雙方的誰勝誰負。咱們姑且不要管他。反正各處的人民。一定又要糟心的。不用說戰線以內。魚爛土崩。大軍所過異常騷擾。就是窮鄉僻壤。不受這種禍害。然而戰費所出。計畝攤捐。那是無從幸免的。官役洶洶。索車抓夫。那也是逃不掉的。請想。年成這樣壞。食物這樣貴。人民已是七死八活。補瘡挖肉。那裏還經得起加以剝削呢。近來爲生計所迫。自殺的人。已是一天比一天多。若是這樣鬧下去。我怕中國的國民。都要拿上吊投河。作爲解決難關唯一的方法。那時壯者歿於砲火。老弱轉於溝壑。生齒日減。應募無人。師也編不成。旅也湊不上。或者他們諸大軍閥。雄心自戢。

也就不想打仗了罷。老年的人。從來是善哭的。李太公口裏說着。早又掉下淚來。阿大勸道。這叫作天塌砸衆人。也不是誰一家的事。我勸老人家寬一寬心。不要過於發愁罷。再說皇天有眼。保佑好人。咱們平常日子。循規安分。不曾爲非作歹。或者值此荒亂之時。不逢顛險。也是說不定的。此時阿大的話還沒有說完。忽然從那邊匆匆忙忙的。來了一個人。遂致辭鋒中斷。大家都一齊向那人注視。

第二章 談虎色變

原來那走來的。不是別人。正是李太公的兒子李鴻。他走到衆人面前。立住了腳。先向李太公叫了一聲父親。又向衆人都招呼過了。阿大便問道。你怎麼這時方回來。爲何不早一點出城呢。李鴻大睜着眼。看着衆人道。你們大概還沒有得着信息罷。不然怕不能這樣的安閑自在呢。李太公顫聲問道。天哪。又怎麼樣了。李鴻道。此刻城中開來的軍隊已經滿了。商民人等。已是鴉飛鵲亂。鬧得一團糟。我午後就要回來。姐姐因爲姐夫不在家。嚇得抖作一堆。不肯放我。只得幫着他們。亂了半天。將值

錢的物件。都一律藏起。又託付夙好的鄰舍。多多照應他們。並應許明天還進城。前去探望。方纔能夠脫身。我腳不點地的一氣跑了二十多里路。此刻兩腿。覺得異常的酸疼。

阿四聽了李鴻的話。連忙起身讓他就坐。李鴻道不是坐的事。還有好多事情。等着辦呢。阿二道。難道軍隊開來。就要大行搶掠麼。爲何城裏人家。都忙着要藏東西。李鴻道。這話一言難盡。我沒有工夫去解說。所能告訴諸位的。最好就是趕緊回家。把牲口車輛。都擱在隱秘的地方。不要放在場院裏。倘若不幸被軍隊抓去。那纔是有冤無處訴呢。衆人聽了這話。便都一言不發。各自携着凳子。紛然如鳥獸散去。

那李太公雖然上了幾歲年紀。却是一個很健全的老人。不然怎能當這深秋傍晚。在野地裏跟衆人談話。不想猛然間聽了他兒子這樣一套雷頭風的話。立刻心窩上。便似冰冷沉重。放上了一塊石頭。兩條腿顫抖抖的。連路幾乎都走不來。李鴻便扶着他父親。慢慢的前行。父子二人。彼此都低了頭。口中微微的嘆着氣。連一句話

也都說不出。

到得家內。鳳兒便連躑躅跳的迎將出來。口中喊道。爸爸回家了。你應許我糖球兒和果子。可曾帶來。一邊說着。便伸着小手兒來接。李鴻皺眉道。好個渾孩子。真正不知天高地厚。我此時那有心腸照顧到這些事呢。鳳兒見沒有指望。便撇着嘴跑到一邊去了。父子二人。走到屋中。李太婆迎着便問女兒家裏的事。李鴻還沒有答應。李太公便道。你不要瞎操心了。大兵又來了。城裏已經住滿。眼看又要來到鄉下了。光景和前年一般。咱們自顧不暇。那裏有閒心只管罷念女兒呢。李太婆聽了。回身坐在炕上發怔。鳳兒的娘王氏。恰巧點燈進來。聽了這個消息。心裏一害怕。幾乎沒有把燈扔在地下。

當那李太公父子剛踏進門來的時候。家人洩洩融融。都抱着一團高興。誰想一霎的工夫。兩三句言語。不亞如平地風波。禍從天降。陡時屋子裏充滿了嚴冷的空氣。人人蹙眉蹙額。短嘆長吁。似滿腹都有說不出來的苦處。就是那一盞燈兒。也很像

了解人意。慨表同情。兀自在那案上黯黯不明。垂垂若泣。恰似也遭逢了不幸的樣子。唉。兵以護民亦以衛國。應當是人民所託命的。今則談虎色變。有如大禍之臨。請問這是兵的不好呢。還是用兵的不好呢。到底還是李太婆惦念女兒的心盛。依然強打精神。向兒子問道。大兵來了多少。城裏市面怎樣。你姐姐家裏不碍事麼。李鴻怕把話說急了。將母親嚇着。只得含糊答應道。大兵雖然來了不少。好在都住在舊有的營房。以及各店。並沒有佔居民房。市面上還是照常交易。不過亂嘈一點。姐姐住的地方僻靜。還是關着大門過日子。可有甚麼事情呢。李太婆聽了。趕緊念了一聲佛。隨即說道。但願沒事方好。立時面上容色就舒展了許多。王氏在旁道。前兩年關大兵。幾乎沒有把我活活的嚇死。怎麼太平的日子不多。又鬧大兵呢。李太婆道。你說罷。這個道理連我這麼大的年紀都不明白。難道說國家養兵。耗費若干錢糧。就專一爲的叫他們來苦害這些老百姓麼。

李太公道。你們不要混講究了。還是辦理工事要緊。又回過臉來向李鴻說道。你也

是倉老鼠兒給耗子送糧。照應了人家。可忘了自己。咱們那些車輛牲口。不是還都放在場院的麼。你還不趁早兒告訴長工們一聲。趁着黑夜裏。設法隱藏起來。難道專等丘八太爺們前來抄家麼。李鴻站起來說道。我真糊塗了。跑了半天路。臨黑趕到家。爲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怎麼千里上廟。竟會忘了燒香。跑到家裏。却坐在這裏發怔。真稱得起是臨事則迷了。他一邊口中說着。一邊匆匆忙忙的向外邊走出。他們父子二人。在這邊說着話。那邊婆媳兩個。又都把臉嚇黃了。王氏道。那些大兵又要下鄉來搶掠麼。不然怎麼把車輛牲口。連夜就要藏起來呢。口中說着話。兩手不住的亂抖。先時本是傍着婆母身邊站着來的。此刻竟自站不住了。只得順着炕沿坐下。李太婆道。看來我這一條老命。到底要葬送在大兵的身上。記得前年。大兵跑來要錢。凶魔似的。把我推了一交。直到而今。腰節骨還時常的疼。現在休說他們來搶掠。我只要看見戴軍帽穿皮靴背洋槍的人。就難免要真魂出殼了。

李太公見他們婆媳二人。嚇得這個模樣。只得設辭安慰道。你們不要搗亂了。婦女

的見識。懂得甚麼。前年那是敗兵。長官已逃。漫無紀律。所以肆行搶掠。如今這些兵。是從他處移防。剛才開到本地的。通衢要道。滿貼着煌煌的告示。一切公買公賣。不許騷擾商民。那裏能夠有搶掠的事。不要信口開合。惑亂人心。倘若被外人聽見。還許說你們有意造謠。惹出是非來呢。至於把車輛牲口藏起來。那是怕地方官派人抓車。給軍隊運東西。你們想那些衙役。那一個是講情理的。藉着辦官差的名目。胡說混賴。倚風撒邪。你有八輛車。他也給你趕了走。你有十個牲口。他也給你解了去。臨完還得認好話。給他錢方纔能夠通融辦理。與其這個樣。何若早一點。作些手脚。也省得花錢找麻煩。這就是藏起車輛牲口的原故。你們不要混想。說大兵又要下鄉來搶掠了。

李太婆道。但願能夠如你所說。我是願燒高香磕響頭的。不過自從得到這來兵的消息。我心中彷彿已經種了病。總覺得不大得勁兒。王氏插嘴道。婆婆講的是。我心中此時。也如同小鹿兒亂撞的一般。再說大兵跟衙役。他們那一份騷擾人。恰是半

斤八兩。相差無多。咱們娘兒兩個。趁早把衣服首飾。收藏起來。免得被他們趁火打搶啊。

這一片話。恰說對了李太婆的心事。便道。好孩子。難爲你想得週到。咱們積攢那一點東西。很不容易。不要給大兵放了餉啊。要收拾。就趁早兒收拾。都擱在那背影兒的地方。叫他們撈摸不着。但願皇天保佑他們不來。只算咱們娘兒們。多此一舉。王氏道。婆婆說的是。誰願意他們來呢。最好是備而不用。請婆婆指點着我。前去收拾。連那值些錢的物件。一並隱藏起來。都是咱們祖上心血積下來的。豈能大睜兩眼看着。叫別人白拿去呢。李太婆一邊站起來。一邊說道。這話對呀。平常日子。一個錢的東西。誰也不能夠白拿誰的。如今到了這大兵當道的年頭兒。咱們這無告小民。就都是該死的了。他嘴裏叨嘮着。便脚底蹣跚的向外走去。媳婦王氏。微微的嘆着氣。低頭在後面跟着。霎時屋中。就剩下李太公一個人。

李太公把眼望着案上孤燈。似乎神不守舍。自言自語的說道。你們担着心事。誰又

不担着心事呢。這叫作禍從天降。人又有甚麼法子可想呀。說着也慢慢的踱將出去。剛走到院中。李鴻已經回來。向他父親道。事情已經辦好了。您又要往那裏去呢。夜風涼得很。還是回屋中去罷。李太公點了一點頭。說道。你跟我一同來。我還有話要問你。於是父子二人相隨走進屋內。

在那慘淡的燈光下。父子二人。黯然對坐。李太公向李鴻問道。你不要瞞着我了。有甚麼話。只管對我說罷。方纔在村前。我看了你的情形。聽了你的話。就知城中出了事故。不過那時候。覺得無端橫禍。天外飛來。心中恰似着了一盆火。所以來不及問你。及至到得家中。我看他婆媳二人。剛聽得一點風聲。就嚇得那個樣子。我只得把好聽的話。穩住他們的心。那裏還敢往下再問。如今好了。他們都收拾東西去了。你只顧放胆的說。不要存着甚麼顧忌。我雖然年紀大。還可以禁得住嚇的。再說這樣的事。已經至再至三。並不是破天荒。沒有見過的。我猜此刻城中。必然已是實行搶掠。大概這個兵禍。就要蔓延到咱們鄉下罷。

李鴻嘆氣道。如今的事情。真個花樣翻新。江河日下。若說實行搶掠。那倒是他們軍隊的慣技了。還不足奇。現在却又想出新鮮法兒來了。從先是明火의 強盜。此刻又變作綁人的票匪。我猜他們的心理。大概搶掠的事情。也作得厭煩了。再說拿人家的錢。還得自己費手費腳。這事也未免覺得討厭。何若一聲令下。那成千累萬的洋錢。就雙手捧獻上來。既能夠節省精力。又可以保全名聲。像這樣的妙法。真難爲他們想出來。

李太公詫愕道。軍隊也學土匪的綁票麼。既然這樣。怎麼還可以保全得名聲。你這話太已的離奇了。我真有些解不開。李鴻道。你老人家不要忙。聽我把上項情形。解說一番。也就明白了。此次進城的軍隊。聽說是某軍的一旅。地方上官紳。早已得着信息的事。先給烙了一萬斤的麵餅。是預備犒勞軍隊之用。又備了幾桌上等的酒席。是招待各級軍官的。舊用的營盤。既然可以屯兵。又給貼了幾處大店房。爲的是軍官住着。起居方便。各事俱已齊備。還都跑到城外鵝立歡迎。這一旅兵。據說是往

前線開的。不過從這裏一過。官紳以爲這樣辦理。總可以敷衍過去了。誰知事到臨頭。却接了一般活強盜。

他們軍隊一到。對於地方官紳殷勤招待。竟自洋洋不睬。軍隊便似潮水一般的湧進城去。彷彿行軍打了勝戰。佔領了這坐城池一樣。進城以後。先向天空放了一排槍。好示一示威。只嚇得路上的行人。幾乎連爬帶滾。給他們預備的店房。他也不住。竟把地方上各種辦事機關。以及各學校。都給佔據了。他們的兵。住的還是舊營盤。並不曾佔據民房。這事還算萬幸。他們的旅長。住的便是縣議事會。因爲那裏地方寬闊。房屋高大。以作他臨時的行轅。官紳看了這種情形。知道分明是個刺蝟。難免扎手。但希望他們一兩天內就走。地方上還不至貽害甚深。因而鼓着勇氣。前去請見。

那時候議事會的門前。軍隊業經佈滿。人人托着大槍。腰裏掖着盒子砲。橫眉怒目。滿面煞氣。看那份可怕的樣式。不亞如活地獄一般。官紳爲地方大局起見。不得不

硬着頭皮前去稟謁。却先被衛隊給吆喝了一頓。足足站了半點鐘。方纔見着那位旅長。他問那一個是縣長。那一個是商會會長。那個是地方紳董。以及警界學界各種人都問清楚了。方纔命坐。他先不理衆人。却先傳下令去。叫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各派武裝兵士一排。前去把守。凡是進城的不必攔阻。出城的人。空手也可以放行。倘有携帶銀錢物件的。一概扣留。抵抗者即行槍斃。請想這一個令傳下去。座上的官紳。還有不嚇得魂魄喪失麼。

但是事到其間。無從躲避。也只得戰戰兢兢。提心弔胆。靜候他最後的示下。却不料這位旅長。板着面孔。一聲兒也不言語。大家猜不着他葫蘆裏要賣甚麼藥。益發嚇昏了。內中有一位紳士。胆子比較大些。他見彼此一聲不響。恐怕事情鬧僵。只得昧着良心。陪着笑臉。向那位凶魔惡煞的旅長。誇他的軍隊怎樣文明。紀律如何嚴肅。此次大軍入境。人民安堵不驚。皆是受旅長之賜。那一份恭維趨承。總算是無所不用其極。這就叫作認賊作父。事出無法。

衆人此時也都省悟過來。便隨聲附和。說了許多譽揚的話。那位旅長聽完。冷笑着向衆人說道。你們不要講這些無用的言語。咱們談一談正經話罷。軍隊是拼出性命給國家辦事的。地方呢。是國家的地方。人民呢。是國家的人民。當然有供養軍隊的義務。所以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就地籌款。此次開往前線。上命急於星火。開拔費呢。一時還沒有領到。講不得只好累一累你們貴縣裏。聽說夏天。你們這裏也被了水災。我從街上經過。見市面也不甚豐富。只得格外矜全。從寬辦理。你們就給籌十萬塊錢罷。此時天還沒到正午。限五點鐘交齊。有這半晌的工夫。也很可以措辦。你們若是辦不到。不妨從實對我說。我也不叫你們爲難。自然另有一個辦法。也不愁湊不出這十萬塊錢來。

官紳聽了他這一套交派。當然要嚇得心脉跳盪。冷汗直淋。但是話已經說出來。若不給他籌款。他那個自動的辦法。儘可不問而知。比較起來。還是給他籌款的好。但是十萬塊錢。談何容易。只得求他往下核減。後來鬧得官紳。齊臻臻的跪在地下。央

求。方纔減到八萬。算是一個也不能再少。

官紳中所負籌款的責任。當然是縣官跟商會會長。比較最大。所以數目規定以後。便向那位旅長告辭。打算好去辦事。不料那旅長說道。走。你們是不能走的。要走也成。須得先將銀子拿來。否則這個大門。休想出去一步。官紳聽了這個話。知道他已是實行綁票主義。只得委婉商量。叫他放出兩個紳董。派數名軍隊跟着。一面叫各鋪戶納款。一面叫各富戶認捐。否則那八萬洋錢。絕不會平空飛到這裏。旅長聽了這番議論。也覺得有情有理。便慨然允許了。於是官紳私行集議。討了紙筆。開成一個單子。某鋪戶繳款若干。某住戶繳款若干。通盤籌算。集腋成裘。好湊成那八萬之數。單子後面。又贅了幾句話。說的是軍隊需款維殷。統限立時繳納。否則自由行動。慎勿徒貽後悔。

其實那幾句話。很可以不必贅的。因爲這勒官籌款的消息。早已鬧得滿城風雨。一極皆知。並且他那軍隊。已經在街市上。掉臂游行。任意取物。一言不合。立即鳴槍示

威。早把那些商民嚇得肝胆皆裂。有些冒險携物。想往城外逃的。却被把門的軍隊。將物件銀錢留下。人給驅逐回來。這個消息一傳播開。人人似籠中之鳥。釜內之魚。不知將要葬身何所。

比至頒布了這八萬塊錢的緊急令。一般繳款的商民。雖說血汗賺來的銀錢。一朝化爲無有。割肉難免心疼。出血終須掉淚。但比較以前。總還要鎮靜些。一來可以保全性命。不至人財兩空。二來限出數目。不至概行抄沒。總要算不幸中之幸。所以人搜羅現款。爭先恐後。前來輸納。當時議事會門前。送洋錢的人。恰似川流不息。一有人管理。登記上簿。好知道誰家已交。誰家未交。那些前來送款的人。真個是驚喜交併。哭笑不得。另有一種描畫不出的神色。

在這一般商民。惶惶交款的時候。一個個都是怨氣冲天。抱着說不出來的苦楚。却有許多地痞土棍。恨不得軍隊立刻搶掠。他們也好跟在後面。實行風日所抱的均富主義。偏巧這一回鬧出新花樣來。軍隊不肯動手去拿。却叫商民自己來送。他們

的主義。可就不幸受了打擊。不能實行了。耿耿窺伺了半天。打算時候一到。便磨拳擦掌。動起手來。誰知等了個望眼將穿。到得葉落歸根。竟自貓咬尿脬。只落得空歡喜。失望之餘。繼以憤恨。於是便造出許多謠言。用爲洩憤之地。不是說白天捐了錢。夜裏還要搶掠。就是說此次開來的軍隊。要在本地紮老營。無論男婦。都要抓去。給他們燒火作飯呢。

這些凶惡的話。一時傳播開了。安居守分的人聽了。直嚇得走頭無路。不知如何是好。婦女更哭作一堆。如喪考妣。當時險惡的空氣。直是籠罩全城。沒有一家。沒有一人。不陷在恐怖狀態中的。但是湊錢的仍然湊錢。交款的仍然交款。依舊駭汗走。儼相屬於路。總希望八萬的數目。給他湊足了。或者人心都是肉長的。說不定也許高抬貴手。饒恕了全縣的生靈。那豈不是如天之福。

那一齣恐怖之劇。自早晨演起。直到黃昏時候。還沒有演完。那李鴻本是無意觀場的。却爲探望他姐姐去。不幸攪在其內。因他念家心切。所以幫助他姐姐。料理諸事。

以後。便急急似漏網之魚。逃出城去。好在他身上不帶一錢。手中不携一物。那些把門的軍隊。當然是毫無留難的。

以上的事情。也有李鴻親眼看着的。也有輾轉傳述。聽了來的。當時向他父親李太公。滔滔不斷。陳述了一番。直到說完以後。又嘆了一口氣道。你老人家請想。他把官紳拘禁在那裏。不許挪動一步。直等到八萬塊錢交齊。方纔可以恢復身體的自由。這豈不是綁票麼。但雖說辦的這樣凶惡。却美其名曰就地籌餉。銀子依然到手。却不担兵變之名。這豈不是可以保全名譽麼。像這等八面玲瓏的手段。不能不說他是有濟惡之才的了。

當李鴻口講指畫的時候。直把李太公嚇得變貌變色。目定口呆。大有談虎色變的神氣。本來老年人。神經是衰弱的。那裏禁得住這樣的刺激。況且城裏跟城外。不過一道城垣之隔。那些如狼似虎的軍隊。若是一時不走。說不定城裏頭鬧夠了。就要光顧到鄉間來。那時自己可憐自己。還都沒有工夫。那裏還題得照管別人呢。所以

李太公此時的心緒。恰似萬丈怒潮。起伏無定。但他向川意所在。並非替城裏人担憂。實在是爲自己家中害怕。

李太公這一份難言之隱。誠中形外。借着那淒黯的燈光。映入李鴻的眼內。他早已猜料八九了。便道。老人家也不必過於發愁。這些軍隊。是往前線開的。大概在本地。也沒有長久的耽擱。只盼他們早早的一走。我們就可以放下心腸。不必憂慮。只怕他們裝載什物。需用車輛。所以我趕緊跑回家來送信的。免得臨時叫他們搜索去。李太公眼望着李鴻。吁了一口氣道。這樣不幸的事。就叫作天塌砸衆人。城裏遭了殃。咱們城外也未必能夠安然無事的。不過有個遲早罷了。就拿你姐姐家中說。此刻還不知道是怎樣。李鴻還沒有回答。猛然從外面口帶怒聲。走進一個人來。倒把他父子二人。嚇了一跳。

第三章 入城後之聞見

原來那走進屋中的。不是別人。正是李太婆。只見他老淚縱橫。簌簌的落個不住。進

來以後。便顫抖抖的坐在炕上。眼望李鴻。悲哽的說道。好啊。連我的親生兒子。都冤起我來了。現在城中。鬧得鴉飛鵲亂。夜裏還不定要出甚麼變故。你不說在你姐姐家中。給他壯一壯胆子。反倒風火似的。跑回家中。我且問你咱們鄉下。不是還安靜沒有事麼。兩邊比一比。那一邊要緊。他一個年青的女人。你姐夫又不在家。恰似沒腳蟹一般。還要照顧着兩個小孩子。這時不叫他倚靠娘家人。却倚靠誰去。你是他一個親兄弟。怎麼就會忍心。把他撇下。你不但對不住你姐姐。並且對不住你的娘。我實告訴你說。他若有個三長兩短。我這條老命。便豁出不要了。說着。便眼含痛淚。口放悲聲。

從來母親疼愛女兒的心。往往比着兒子。還要加重。尤其是對於出嫁的女兒。關切尤甚。這本是女性的慣例。不足爲奇的。李太婆的爲人。當然也不能外此公例。况兼這飛災據頂。橫禍臨頭。更不比尋常米鹽菽粟之事。所以在背地裏聽了他們父子的談話。那一顆疼愛女兒的心。早已不由自主的。騰到沸度。因而走進屋中。口不暇

擇的說出這許多惶急的言語。

李鴻見他母親這樣的着急。心中也非常的難過。只得哀懇的說道。你老人家不要哭。聽我慢慢的說。我並非忍心撇下我姐姐。實在因爲惦念爹娘的心盛。所以急急的跑回家中來。兵荒馬亂的事。就跟風火一般的快。有事沒事。誰也保不定的。白天在城裏。夜裏就許到鄉下。事先有個預備。總比沒有打算的好。人也要緊。錢也要緊。我既然知道。那有不忙着給家中送信的道理呢。姐姐固然應該管。但比起爹娘來。總要靠後一些。如今家中。既經有了佈置。你老人家若是不放心。我不妨連夜趕回城中。好幫助我姐姐。照應家去。省得把你老人家急壞了。也是我的罪孽。但怕這時候。城門未定。叫得開。結果難免徒勞往返。李太婆聽了兒子的話。氣也漸漸的平了。不過還是疼念女兒。涕淚不止。李太公從旁勸道。依我說。你把你心放寬一點罷。凡事都有命定。發愁是當不了甚麼的。況且女兒並不是大富大貴之家。住的地方。又甚僻靜。一共十來間房子。同院還有鄰居。就讓軍隊搶掠。也未必光顧到他的家。

中。我再說一句不幸的話。滿讓出了失閃。也不過糟踐一些東西。決不至傷害性命的。若照你這個關法。女兒還不知道怎樣。你自己先要急壞咧。

李鴻也接口說道。其實說回來。就是城裏頭。也未必有搶掠的事。不過大家都以兵變嚇怕了。不能不担着心事。請想八萬塊白花花的洋錢。給他湊齊了。他們真好意思。沉下臉來。還去搶掠麼。若果這樣的辦。豈不是赫赫官軍。還不及鄉人的票匪。肯講信用嗎。我想現在的軍隊。雖說不講道德。也萬不至於這樣的丟臉。軍隊若是不起事。土匪總然急紅了眼。却也不敢動手的。不過據我想着。城裏的人。在這一夜中。無論大家小戶。總要飽受虛驚。不能安枕罷咧。

李太婆一邊用手揩着眼淚。一邊說道。但願保得沒事纔好。不但替你姐姐一家設想。盼望他們人口平安。就是城裏全體的住戶。也免得遭其塗炭呀。你說城裏的人。今夜都要睡不安枕。這話簡直說錯了。你想一城之隔。誰沒有些親戚故舊。這個消息傳到鄉下。我想痛癢相關。不能安枕的人。可就多了。不用遠說。我就是其中的一

個。我替你們想。今夜也未必能夠睡得安生罷。但盼着將這一夜熬過。趁早進城。打探消息去。第一盼望他們沒有搶掠。第二盼望他們及早開差。若能如了我的願。縱叫我少活幾年。我都是情甘樂意的。口中說着。那已經揩乾的淚眼。又復滔滔的落下淚來。

李鴻便安慰的說道。請母親放心罷。大概是沒有變故的。等到明天天一亮。我就進城。探望姐姐去。軍隊走了更好。若是不走。我不妨往上幾天。省得叫他們擔驚受怕。你老人家。暫且把心放寬一些。不要急出一個好歹來。李太婆道。明天我也跟你一同進城。到你姐姐家中看一看。不然這一顆心。總是放不下的。李鴻想着要攔阻。還沒有來得及說話。忽然從外面跑進一個小小的人兒。恰似飛鳥投懷。撲到李太婆的跟前。口中說道。奶奶。你要進城探望姑媽。我也得跟着一同去。那人不是別人。正是童年無知。不曉得甚麼叫作兵禍的鳳兒。

他母親王氏。隨後也走將進來。只見他口中帶喘。滿頭是汗。足可表示出他。收拾物

件勞碌的情形了。進屋便向鳳兒說道。傻孩子。此刻城中。是去不得的。不要痴心妄想了。鳳兒聽了這話。便瞪着兩隻小眼。望到他母親的面上。表示他那憤怒不平的樣子。李太婆便撫着他的頭髮說道。乖乖。不要生氣。你媽說的是實話。此刻城中淨是大兵。一個個凶眉惡眼。莫的去了。倒把你嚇着。等着沒有大兵時。我再帶你去罷。鳳兒道。奶奶。大兵不是人麼。你們怕大兵。我是不怕大兵的。

李鴻見鳳兒撒嬌撒癡。說那不可理喻的話。便叫他母親王氏。將他帶去睡覺。鳳兒却還不依。幸虧王氏連哄帶嚇。方纔把他弄走。此時屋中靜悄悄的。至親三人。黯然而相對。直覺得無話可說。那李鴻本有意要勸他母親。休要進城去。但恐話不投機。又惹出麻煩來。只好暫時默住。那李太婆本有許多話要說的。却爲懸念女兒。深恐此時城中。遭了兵禍。所以身子雖在家中。那一顆慈母之心。早已飛到城中。盤旋在女兒左右了。因此都呆呆的坐着。望着那案上的燈光發怔。後來還是李太公說道。依我看。咱們先都睡覺罷。等到事情到了眼前再說。若儘管愁顏相對。就是這樣坐。

到天明。又有甚麼益處呢。李鴻聽了他父親的話。這纔惆悵而出。此時這一家人。都抱着滿腔的心事。在這一夜中。彼此都是輾轉反側。魂夢難安。

到得第二日清晨。李太婆。要算第一個先起來的。別人也就陸續都起來了。梳洗以後。吃了一些食物。李太婆便忙着要進城。好去探望女兒。王氏在旁。本打算要勸諫的。但想到婆母的心事。此時恰似一盆火。若去攔阻。當然要碰釘子的。要是袖手不管。眼看偌大的年紀。走入是非叢中。問心却又過不去。事處兩難。無可奈何。只有把着急爲難的眼光。望到他丈夫李鴻的面上。

李鴻此時。勢難緘默。只得委婉陳辭。向他母親攔阻。無奈李太婆。執意不聽。非親身進城不可。李鴻道。兒子進城去。探望明白。回來告訴你老人家。不還是一樣麼。李太婆搖頭道。我實告訴你說罷。你這兒子。我如今有些信不及了。昨天你就人前一面。人後一面。把那虛應故事的話兒。前來朦我。錯非我自己聽見。跟你老子背後談話。只怕今天。還是蒙在鼓裏。你自己想想。我還能夠信你們的話麼。我這作母親的人。

疼兒也是疼。疼女也是疼。你在我面前。我可以放心。你姐姐撒在城內。他也是我的一塊肉。總要親眼看一看他。方纔一樣的放心。想我這麼大年紀的老婆子。身上又不帶金銀財寶。大兵雖說厲害。料想他也不害我。你只顧跟我進城。便算你盡了作兒子的孝道。李太婆說着。老眼之中。又復落淚。

李太公道。去也不打緊。不過車輛牲口都藏過了。這二十多里路。你走得動麼。李太婆道。這一層我早已想過了。也用不着套車。只把那草驢背上就成了。王氏道。婆母這麼大的年紀。騎驢只怕騎不慣罷。李太婆道。你們不要攔我了。俗語說得好。人去意難留。這時候。你們攔得住我的身。也攔不住我的心。倒不如讓我走一蹣。親眼看一看。倒可以去得一塊心病。

李鴻夫婦。此時不敢再說甚麼。只把眼睛望着李太公。似乎專等他表示意見。李太公道。你們不要爲難了。只顧叫人拉驢去罷。不然家裏也是不得安生的。老頭子說到這裏。把眼望着天。嘆了一口氣道。這還用他們來殺人放火麼。只要一到那裏。那

裏就得遭殃。看這種情形。還不像生離死別。前去探喪的嗎。我不知要到中華民國。多少年方纔可以免除這樣兵禍呢。

少時有人來說。驢已背好。李太婆便片刻不肯停留的走將出去。李鴻垂頭喪氣的跟在後面。王氏悽然的送着。只有李太公一人。坐在屋中發怔。不想剛走到院中。鳳兒忽然跑來。攔着要一同進城去。李太婆道。好孩子你別鬧。晚上我就許回來。一定給你帶好吃食好玩藝兒。你只在家裏乖乖的等着罷。鳳兒道。奶奶你可不要像我爸爸說了不認賬的。回來要是沒有東西給我。可是不答應的。李太婆道。好孩子放心罷。我從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再不會哄人的。回來時一定有你的東西就是了。說着已經來到門外。李鴻服侍着母親上了驢。輕輕的打了一鞭子。那驢便放開四足而去。王氏囑咐丈夫道。現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你跟母親進城去。諸事小心。不可大意。早早回家的要緊。李鴻點了一點頭。便縱步趕那一匹驢。王氏携着鳳兒。站在門前。還遠遠的眺望行人。不肯立時進去。

李鴻趕上了驢。在那晨光熹微。景物蕭瑟之內。投城中大路走去。那時天色還早。並且秋收已完。農夫無事。所以在路上並沒有甚麼人跡。假使在平安無事的時候。母子二人。到城中去探望親眷。走在路上。一定要指揮景物。有說有笑的。至於說到此時。却不同了。母子心中都藏着一種說不出來的恐懼。情緒是非常惡劣。總然勉強找出幾句話來。也是心不在焉。索然無味。只有那一匹驢。依然搖頭擺尾。得得而行。與前此進城之時。絲毫無二。

走了半晌工夫。離城已是不遠了。此時母子的心中都懷着一種神秘的感想。似乎又樂意進城。又害怕進城。在那方寸之中。已不嫌自相矛盾。但是論情論理。却也無怪其然。假使進得城中。舉目一望。但見街市無恙。人物依然。自然要感謝蒼天。快慰無已。無如事情說不定。倘使生出些個不然來。那時觸目驚心。又將何以爲情呢。所
母子二人。眼巴巴的望着那座城。真有啼笑皆非。進退兩難的樣子。但坐下那匹驢。他却不懂得這些事情。仍然馱着向前走。此時距城已近。三三兩兩。走到同一路。

線的人很多。有認識的便招呼道。你們娘兒倆個。也是進城去探望人嗎。李鴻點頭稱是。彼此對望着。似乎都有好多的話。却不敢往下再說。勉強發出微微的慘笑。比至將到城門口。李太婆的心便把不住撲撲的亂跳起來。原來一眼望去。早有無數穿灰色軍服的人。映到自己眼內。走得越近。看得越清楚。甚麼帶遮陽的平頂軍帽。咧。算盤子大的黃銅扣子。咧。皮帶。咧。皮靴。咧。肩上揹着的槍刺。咧。腰間跨着的盒子。咧。映着日光。都不住在那裏搖晃。李太婆看到眼內。怕在心內。直比瞧見自己預先定做的棺材。還要難過。但是要進城去。却無法不打他們面前走。當時咬一咬牙。關奮着那一點疼愛女兒的熱心。放膽的向前闖去。

只聽得一個大兵說道。喊。弟兄們。你看這個老婆子。騎着這麼一個老草驢。倒真是熬倭瓜。配了色。咧。怎麼年青的女人一個也看不見哪。莫非他們都鑽到耗子窟窿裏去麼。一個兵接口道。我勸你少要貪心妄想罷。就算有好吃的果子。也未必掄到你的口中。大眾聽了。哈哈一笑。那聲音的慘厲。彷彿深林黑夜。聽到梟鳴的一般。在

這笑聲之中。李鴻母子已是出了一身冷汗。糊裏糊塗的走進城內。當從兵士們面前過時。覺得有無數兇惡的眼睛。盤旋在他們母子的面上。那時又是驚。又是怕。連一口大氣兒都不敢出。及至到得城中。身上如同去了千百斤的負擔。覺得非常的鬆快。李太婆望着李鴻道。兒啊。咱們總算闖過這道難關了。

李太婆這句話。當然是由心中快活說出來的。誰知舉目一看。立時倒吸了一口涼氣。那恐怖的感覺。陡然又佈滿了心弦以上。你道是甚麼原故。原來此刻城中的景象。與前此所見。大不相同了。只見商家鋪戶。倒有一多半沒有開門。僅有那些小本營生。反倒放大了胆子。照常貿易。街市上往來的人。寥若晨星。人人俱是垂頭喪氣。有那東張西望的。眼光裏都露出驚訝疑慮的神情。間或有兩三個人。聚在一處立談。却都交頭接耳。不敢高聲的談話。並且一邊說着。一邊不住的向四下裏看。彷彿怕被人聽去似的。在這種險惡環境之中。只有那飛揚跋扈的兵士。一個個掉臂游行。談笑自若。滿面孔擺出那洋洋得意之色。

從來常人的心理。大半都是不知足的。在未會進城以先。心中懸懸的。就怕的是夜間已經焚殺搶掠。如今進城以後。眼見得街市沒有焚毀。道路上也沒有死屍。總算是如願相償。儘堪慰藉。按理說。就應該感頌這些軍隊。網開一面。恩戴二天。居然存了偌大的陰鷲。總使感激涕零。馨香默祝。也是該的。偏那不知進退的李太婆。見這市廛冷落。人物蕭條。不能照常的安堵。心內便悽然不樂。坐在驢上。向兒子李鴻說道。你看見了麼。他們這些軍隊。來了一天的工夫。就把市面上。弄成這個樣子。若是長久的住着。大家還有活路麼。

李鴻低聲道。你老人家。少說話罷。不要在半路上。惹出亂子來。咱們只顧走路。有話且放在肚中。等到姐姐家中。再說不晚。李太婆聽了。點了一點頭。似乎領悟。兒子所說的話。把一種後悔的眼光。不住向來往大兵的身上看。此時恰好走到一個肉舖的門前。只見一個大兵。戟指向舖子裏人罵道。我把你這該死的東西。老爺們吃肉。無論走到那裏。都是二十個銅子一斤。給你錢。你還敢嫌多道少麼。這十五斤

肉。給你一塊錢。已經是佛眼相看。再道一個不字。將你綁到司令部槍斃了。看你還混討價錢不討。這時候。李太婆的驢。已經走過肉舖的門前。耳中聽得舖子裏人。直說好話。隨即聽得洋錢的響聲。大兵還罵了兩句道。混賬東西。便宜你們。工夫不大。只見那個兵。手提著一大塊肉。已然趕過驢去。喊來一部洋車。也不講價錢。將肉放好。騰身而上。車夫問他拉到那裏。他道。司令部。車夫好比平空裏。撞着了一位兇魔。但是不敢說甚麼。皺著眉頭。拽起車把。如飛的向前跑去。

上了年紀的人。是最沒有記性的。李太婆對於這件事。看在眼裏。聽在耳裏。望着他的兒子。似乎又要發抒議論。李鴻趕快的把頭來搖。方纔把話給擋回去。此時又有兩個兵。擦著驢過去。一個發很的說道。他真把咱們的威風丟盡了。像這樣的事。還給他錢呢。抽他娘的兩個嘴巴子。提起肉就走。他還敢怎麼樣。

李太婆聽了這些蠻橫無理的話。直嚇得顏色更變。暗自想道。幸虧我沒有多說話。否則就許碰在釘子上。這不是替人當災麼。但是這個年景。作買賣的人。也未免太

可憐了。此時心中覺得有一股難言的酸痛。只管盤旋蕩漾。擺播不開。坐在驢上。有些出了神。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猛然耳輪中聽得有人喝道。兀那老婆子。給我下驢來。李太婆嚇了一跳。舉眼看時。只見一個大兵。手中提了若干的東西。橫眉努目的。攔住道路。這兩句話。原來是由他嘴裏說出來的。李太婆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把害怕的眼光。看了那個兵。只顧在驢上發抖。還是李鴻見機。一聲不響。赶快把他娘。運扶帶抽的。攙下驢來。顫抖的立在路上。他回過臉來。方要向那位大兵請示。爲甚麼發這一道下驢的訓令。那知那個大兵。已然把手中提着的東西。放在驢背上。趕着驢走了。那匹驢見他是個陌生的人。還遲遲不肯放步。却被那大兵。罵了一句。在腿窪子裏踢了一腳。那驢護痛。當下悲嘶了一聲。便忍心與故主分離。跟着那位惡魔而去。李鴻母子二人。都白瞪着眼。看看那大兵跟驢的背影。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旁邊有人紛紛議論道。這事算不了甚麼。縣公署的馬。都被他們拉去了。如今縣官出來。有時只在地上走。量鄉下人一匹驢。那還不是芝麻大的事麼。

此時李鴻氣憤極了。直到大兵去遠。衆人走開的時候。他兩隻圓彪彪的眼睛。還直望到數十步以外。似乎那一股無窮憤氣。還撲在那驢及大兵身上。並不因爲他走了。便歸消滅。口中恨恨的說道。混帳東西。不過倚仗身穿軍裝。披着那張虎皮罷咧。不然的時候。憑我一拳很可以把你打死。原來那李鴻身量既高。力氣又大。從先在學堂的時候。步操槍操。都是非常的出色。在那鄉村之中。很要算個文武全才咧。所以他此時說的。並非海話。

現在事情翻過來了。先時李太婆要說話。是李鴻攔着。此刻李鴻鬧氣。倒是母親勸兒子咧。鄉裏的老婆婆。一文錢都是好的。如今親眼看着。自己歡蹦亂跳。喂了好幾年的大草驢。平白被人拉了就走。他能夠不心疼嗎。不過疼驢的心。到底不及疼兒子的。心盛。並且還急於要看女兒。所以丟驢的事。只好暫時靠後了。當時李太婆喘着氣。向兒子說道。咱們走罷。不要多說話了。反正驢已拉走。不要因爲這個再惹出是非來。俗語說得好。賊走關門。只圖心淨。咱們只好自認晦氣。大概從這裏到你姐

姐家也沒有多少路。我很可以走得動的。只要上天保佑。你姐姐家能夠平安無事。較比不丟那匹驢強得多了。

李鴻聽母親這樣的勸解。本想要再說幾句牢騷話。不料這時候。忽然從那邊大路上。忽然來了無數的軍隊。個個都是武裝荷槍。彷彿如臨大敵的模樣。李鴻趕快把母親扶到一邊。省得妨礙了他們通行的路線。走了一會工夫。那軍隊方纔過淨。旁邊已有人議論道。這些軍隊。剛纔包圍巡警局。收沒了槍枝。大概這又要包圍保安隊去了。有人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莫非是跟本地軍警起了甚麼交涉嗎。不然怎麼就會無原無故的。強迫繳械呢。從先說話的那一個人。把眼向四下裏看了一看。見沒有軍人來往。便對眾人說道。我告訴你們說罷。他們這些軍隊。也沒有準額數。隨時招募。隨時補充。那裏有那些現成的器械。供給發放。所以來到各縣裏。無論大小槍枝。皆一齊收沒。美其名曰繳械。其實就是搶槍。兵招的越多。槍搶的越厲害。搶了各縣的槍。如虎附翼。再去禍害各縣的人民。簡直就是一般活強盜啊。聽說在某

縣的駐守司令。還是由中央派下來的。日前這些軍隊到了那裏。也是倚仗人多勢衆。瞪起眼來。強迫繳械。那位司令官不服。竟自活活的被他們一槍打死了。政府連過問也沒有過問。裝聾推傻。彷彿沒有這回事情一般。唉。同爲軍人。尙且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像咱們一介小民。那還提到話下嗎。

衆人聽了此言。一個個嚇得搖頭吐舌。變貌變色。那人方要再往下說時。猛聽得吧的一聲。是槍子的聲音。大家都嚇怔了。不知又出了甚麼變故。看時。原來那邊又走來兩個大兵。看見人家房脊。落着一隻鴿子。內中的一個兵。便拿着手槍去打。活該那鴿子倒霉。一槍打個正着。從房脊上骨碌碌的滾下去了。兩個大兵。便一陣風兒似的。跑到那家門首。用拳砸門。彷彿擂鼓的一樣。口中發出粗暴的聲音。叫將那隻被槍打的鴿子。趕快送出來。

當時這麼一搗亂。衆人便各自縮頸藏頭。紛然如鳥獸而散。就中李太婆向兒子李鴻說道。他們只顧一放槍。把我的兩條腿都嚇軟了。此時有些走不上路來。你扶着

我慢慢的走罷。不要儘管在路上站着。我看見穿軍裝的人。腦子也疼。李鴻嘆口氣道。母親說得是。現在好歹的人。只要一穿軍裝。就是熟人見了他。立時便生出一種憎惡之心。如同遇到了兇神惡煞的一樣。這種心理。就是歷年兵變。給人民腦子裏留下永遠不能磨滅的印象啊。他口裏說着。早已扶着母親。慢慢的向前走去。好在他姐姐住的地方。離此不過半里多路。走了一會子。已然望見了那兩扇門。牢牢緊閉着。李太婆知道跟愛女相晤。就在咫尺。感情覺得興奮極了。

第四章 探女失兒

李鴻走上了台階。輕輕的叩打門環。等了一會工夫。靜悄悄的。聽不見聲息。李太婆道。你喊一聲罷。大概他們害怕。不敢答應的。李鴻果然喊了一聲。有個小孩子在裏面嚷道。是舅舅來了麼。李鴻聽得是外甥的聲音。便道。大寶。是我來了。快開門罷。大寶赶忙開了門。一見李太婆。翻身往裏就跑。口中喊道。媽。姥姥來了。此時李太婆已經走進來。李鴻關上了門。跟着往裏走。母子二人。方才走到院中。只見李氏領着小

兒子二寶。從屋裏迎將出來。

李太婆一見女兒。心裏一發酸。淚就落下來了。原來李氏。頭也沒有梳。臉色非常的灰暗。眼圍却是鮮紅。是見他一夜。沒有好生睡。並且口角下垂。帶出那汪然欲涕的樣子。一見母親哭了。自己撐不住。也就哭了。撒了二寶的手。搶行幾步。攙了李太婆的手。叫了一聲母親。往下便說不出甚麼來。李太婆一邊走着。一邊哽咽的說道。我見了你的面。我就放心了。只要大人孩子。都能夠平安無恙。那就算上天保佑。至於担驚受嚇的話。也只好姑且忍耐着。我真不曉得。要等到何年何日。纔能夠過太平日子呢。此時已然走到正房的台階上。李太婆問二寶道。乖乖。你沒有嚇着麼。二寶道。姥姥。我娘一夜沒有叫我脫衣裳睡覺。此時身上。還覺得不大舒服呢。

李太婆到得屋中。舉目一看。只見四壁蕭條。彷彿是抄了家的樣子。一切陳設玩好之物。是早藏過的了。就是箱籠桌椅。各種粗笨的東西。也都顛倒錯亂的安放。着。無復照平時秩然有序。李太婆坐在笸上。嘆了一口氣道。幸虧他們沒有搶掠。自己已

經翻騰的。竟這個樣子。要是他們一動手。還不是一掃而光。不堪設想麼。往常人都說。在城裏住着。比在鄉裏住着好。如今鬧起兵荒來。城裏的人。倒變成頭刀菜。我看這個年頭兒。最好是有個地縫鑽下去。纔能夠眼不見。心不煩。不然的時節。無論居城居鄉。誰也逃不了心淨啊。李氏道。母親說得是。昨天一夜的工夫。我覺着比十年還要長久。提心弔膽的。只盼着天明。如今好了。我的一顆心。似乎剛回到腔子裏。想起昨夜的事。就如同作惡夢的一般。但望上天保佑着。不要叫我重行入夢。

娘兒兩個。正在談話的時候。只見李鴻。左手挽着大寶。右手挽着二寶。一同走進屋內。李鴻聽了他姐姐的話。便挿口問道。難道你們昨天。竟自一夜沒有睡覺麼。李氏還沒有回答。大寶便搶着說道。舅舅。我們昨天夜裏。就如舊歷過三十兒守歲的一般。一夜都沒有合眼。不過守歲的時候。放花砲。點火球兒燈。有菓子吃。有錢花。却是非常的快樂。昨天的不睡覺。可活活的把人苦死了。飯也沒吃好。冷清清的坐在屋內。提着兩隻耳朵。淨聽着那要命的槍聲。到底他響也不響。

李鴻是個壯年的人。雖在恐怖的環境中。到底興致還好。聽了他外甥的話。便笑着問道。假使槍聲響了。你們又該怎麼樣呢。二寶又搶着說道。我媽早說了。靠我們住的西邊。不是有一個大糞廠兒嗎。要是槍聲一響。便豁出這個家不要了。娘兒三個。便一齊跑到糞廠兒去。裏邊有的是小樹顆子。爬到裏邊。去過一夜。李鴻笑道。你們跑到糞廠去過夜。不怕臭味難聞嗎。大寶哼了一聲道。雖然屎的氣味難聞。總比叫大兵害了的好。李鴻聽了這樣沉痛的話。便立刻斂住笑容。不發一語。

李太婆望着李鴻道。這是甚麼時候。還要講開心的話兒。難道說真要等到刀攔在脖子上。纔掉淚嗎。這麼大年紀的人。一些不知好歹。我看你怎麼好呢。幸虧是來到你姐姐的家裏。至親骨肉。沒有挑揀。若是到別人家中。說出這樣不知輕重的話。人家就要怪你。不是登門探望。簡直是拿人家開心了。李鴻受了母親的訓斥。赶忙說道。你老人家不要氣。我因爲姐姐跟外甥。都安然無恙。家裏的東西。也沒有損失。心裏一喜歡。不知要說甚麼好。所以才信口亂講起來。若在別人家。那能這樣隨便呢。

此時二寶撲在李太婆的懷中道。姥姥。你不要抱怨舅舅了。昨天他替我們收拾東西出了一頭汗。鬧了一身土。就如小鬼一般。別人怎麼不管呢。可見他心裏很是疼顧我們娘兒三個。

李氏望着二寶道。好孩子。居然會說明白話。昨天夜裏。要是有你舅舅在家中。給咱們仗一仗膽子。還不至於那樣的害怕呢。本來歷次的兵變。都是在黑夜。已經印到大家的腦子裏。記得格外清楚。所以白天看看那一輪太陽。彷彿是救星的一般。似乎可以苟延殘喘。一到夜裏黑魃魃的。就好比淪入地獄。寒毛一根根的。都豎將起來。聽得一些響聲。難免就要驚魂喪魄。如今謝天謝地。總算又熬出來了。

李鴻道。據我想。大概那八萬的款子。一定是給湊齊了。不然他們未必能這樣高抬貴手。格外留情。李氏點頭道。你總算猜得不錯。今天早晨。我聽見鄰居說。本地商家富戶。大家夥兒。拚命的湊銀子。足足的給送了一夜。到得天明時。一計算。比那八萬的額數。反倒多出兩千多塊錢來。那一位強盜旅長。方纔把官紳放了。派先鋒隊用。

大車拉着洋錢。已經開走。所以本地人心。比昨日平定多了。

李太婆道。近來市面上的景况。稱得起一年不如一年。今年鬧過大水以後。尤其蕭條的厲害。如今平空裏。一天的工夫。怔給擠出八萬多塊洋錢。真是從菘麪皮裏。醇出油來了。我想錯非他們大兵。這事誰也辦不到的。俗語說得好。善財難捨。你們都要明白。這八萬多塊錢。就是全城人民買命的錢呀。

李氏道。母親講的一點也不錯。要錢雖然厲害。但是比着要命。總算強的多了。這一次。他們先禮後兵。不肯瞪眼就搶。雖說大家出了許多的銀子。難免心疼肚痛。但買得一個財去人安。房子一間也沒有燒。人一個也沒有死。較比歷次的兵變。火光冲天。死屍遍地。要算勝強萬倍了。吃藥雖然苦。總比有病強。人須要退一步想。但盼望他們銀子已經到手。趁早離開此地。那就算難中之福了。

李鴻坐在一旁。聽着他們娘兒倆個。娓娓談話。不由得心絃上一起一伏。也要發揮他自己的意見。但是話到舌邊。又復咽將回去。怕的是一經道破。又要驚醒了他們。

的好夢。那是何苦呢。第一件。八萬塊錢。雖說湊齊。準能保得住他們言而有信。從此無事嗎。第二件。滿使如願相償。早晚之間。他們一律開走。但是本地的形勢。幾乎是大軍經過必由之路。現在各路軍隊。好比羣流赴壑的。滿往前線開。今天走了這一旅。明天又許來了那一師。目下中國的軍隊。若找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不敢說絕對沒有。却也恰似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往後一想。簡直的拒狼進虎。禍福難期。來日方長。伊於胡底。真個叫人。不寒而慄呀。像這限期索款。的怪劇。不過是第一幕。往後還演出甚麼來。誰也不能預料。那裏就說到太平無事呢。

李鴻滿肚裏。載着那未來的悲哀和恐懼。恰似斜風吹水的一般。微微在心絃上顫動。但只靜默的坐着。不敢宣之於口。眼望着他母親和姐姐。似乎蘊着無限悲憫之意。不料這時候。二寶忽然跑過來。拉着他的手。說道。舅舅。我要問你一句話。他們那些大兵。憑着甚麼。跟咱們本地人。要銀子呢。姥姥和我媽。大概都不懂得。請你解給我聽。他嘴裏說着話。兩隻小眼睛直翻。大有索解不得的神氣。唉。這一個問題。實在

有些難於答覆呀。不想那李鴻。竟能舉重若輕。毫無所事。他臉上似乎含着一種苦笑。看着二寶說道。孩子。你要問那些大兵。憑着甚麼理由。跟咱們本地人要銀子嗎。這個道理。却很容易解的。舅舅今天告訴你說。他們要銀子。甚麼也不憑。就憑着他們是大兵呀。二寶聽了。似乎還不明白。再頂住問道。這話怎麼講。難道說當了大兵。就可以白要人家的銀子嗎。李鴻點頭道。這話一些也不錯。二寶詫異的說道。他們光是白要銀子。還是吃的使的一切都可以白要呢。李鴻道。遇了得手的時候。無論甚麼東西。一切都可以白要的。二寶道。這樣說來。一個人當了大兵。不是跟從先的皇上一樣麼。李鴻道。有時比著皇上還可以隨便。二寶聽了。忽然在地上笑着亂跳道。好得很。將來我長大了。一定要當大兵的。

李太婆一把將二寶拉過來。攬在懷中說道。好孩子。不要信你舅舅的胡說。那當大兵的事。那裏是好人幹的呢。不要想着白要人家的銀子是便宜。碰巧了。銀子要不成。倒許喪了性命。就算一時逃過去。天理也是不容的。將來打前敵去。難免要碰在

砲眼上。再說他在外邊倚着大兵的勢派。胡作非爲。他家鄉的父老妻子。也許遭了兵災。被別的大兵一樣的囉哩不輕。那纔是把自己的拳頭。搗自己的嘴。真正現世現報呢。俗語說的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遠在兒孫。近在自身。人無論作甚麼事。總要把心攔正了。纔能有一個收緣結果。若倚仗着一時的地位。傷天害理。造孽多端。像現在他們這些大兵。不是害人。就是要銀子。人奈何不了他。上天是看得清的眼。看着開到前線去。那就是報應臨頭。逃不出公道的時候呀。

李氏接口道。母親講的不錯。人憑血汗掙來的錢。有時尙且保存不住。若是殺人放火。平白搶來的。倒能夠養家肥己。世界上還有天理嗎。我想他們當大兵的。未必一個個都是脂油。朦了心。看不透這層道理。不過他們想着快打仗了。自己的腦袋。好一似掖在褲帶上。沽一天。賺一天。保不定甚麼時候。就許喪了性命。樂得趁着有這一口氣。便盡量的爲非作歹。毫無顧忌了。

李鴻瞧着二寶。含笑說道。你聽見了麼。趁早依了你姥姥跟你母親的話。不要想着

去當大兵了。二寶道：不當就不當。反正我要了銀子，也沒有用處。與其跟着他們去打仗，我還在家裏玩呢。李太婆道：傻孩子，貪玩也不是好事。總要立志讀書，將來長大了作官的好。

先時大寶在旁，怔怔的聽着他們談話。至此忽然插口說道：依我看，這個年頭兒，還是當兵比作官的好。眼前就有好比樣，咱們本縣的縣長，不是一個官兒嗎？昨天却被大兵揉搓的成了個燒糊了的捲子，與其作官受罪，何若去當兵呢？他說到這裏，轉過臉來，望着李鴻道：舅舅，我要問你，我跟二寶年紀小，就想着去當兵，人家也不要。你現放着身強力壯，爲甚麼不去當兵呢？

李鴻聽了笑道：我當真有這個心事呢。如今作了有槍階級的人，比着那莊稼老百姓，總要高出萬倍。不要說大而督軍，小而營長，就算補了一名天字第一號的大兵，立刻穿上軍裝，搦上大槍，便威風抖擻，面目一新，無論何人，誰敢小覷他，到了那裏，說話都是揚眉吐氣的。你看有多們字號呀！假使你舅舅，此刻是一名大兵，不用說

別的。先托帶你們一家子。用不着担驚受嚇的了。

李太婆責備李鴻道。你這個人。真正不知好歹。你瞧你姐姐家中。是這個樣子。咱們進了一趟城。又把驢丟了。你還有心有腸的。跟孩子胡說亂道。當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了。李氏便問道。好好的進城。青天白日。怎麼會把驢丟了呢。李太婆見女兒問他。便把途中的事。述說了一遍。李氏嘆息道。這個驢。在咱們家中。已經是好幾年了。誰想到了今天。却葬送到大兵的手裏。碰了這樣的年頭兒。不要說人遭殃。連畜生都要跟着遭殃的。可見兵禍的厲害。真個是無孔不入呀。

李鴻哼了一聲道。豈但畜生。連樹木都要跟着遭殃的。不但樹木。連房屋土地。都要跟着一齊遭殃的。好好長的樹木。也不論是公家的。私人的。甚麼多年的古木。新種的樹秧。一籮腦兒。砍的砍了。鋸的鋸了。却供給他們燒火。房子佔了不算。門窗戶壁。還要隨便的拆毀。土地橫七豎八。都給掘了戰壕。要是劃在戰線裏。大砲一過。地面都翻了過來。總而言之。打仗的時候。也不論是人是物。只要你是地面上的東西。一

一切都壓伏在毀壞的勢力之下。着急也不中用。痛哭也是無法。叫天不應。叫地不管。只有順受的兩個字。我看透了這一步棋。恨的牙也癢癢。所以狠一狠心腸。不如攪入這個漩渦。也當他一名大兵去。

李氏道。兄弟。依我勸你。暫且不要抱天怨地。大發牢騷。咱們還是說眼前的話罷。我想你們娘兒倆個。大清早起來。便趕進了城。也走了好幾十里的路。此時一定是餓了。昨天亂騰了一日一夜。把人都嚇的沒了魂。那些作小買賣的人。一個個盡皆縮頸藏頭。不敢照常出來作生意。所以門口兒。甚麼賣青菜的。賣肉的一個人影兒。都沒有過來。家裏米麪雖然現成。難道可以白口吃沒有菜麼。兄弟。累你辛苦一趟。到街上買些來罷。李氏口中說著。便拿了數十枚銅元。遞到李鴻手內。

李太婆道。姑奶奶。你不要瞎花錢了。咱們自己家裏人。有菜沒有菜。都不要緊。買了來。還得叫你受累。這個荒亂的時候。那裏還有心腸講究吃呢。依我說。不如算了罷。李氏道。你老人家不知道。昨天兩個孩子。也沒有好生吃飯。夜裏只喝了一點稀粥。

睜着眼睛。直頂到這個時候。連我腹中都覺得不大得勁。大家總要吃飽了也好有些精神。現在雖說荒亂。還沒有到挨餓的時候哪。李鴻接口道。姐姐說得是。搗亂說搗亂的。不能因為這個。便妨害了吃飯。慢說沒有不測的事。就算有時。還樂得作一個飽死鬼哪。你老人家怕姐姐受累。我是可以帮忙的。炒菜煮飯。那一件我都辦的了。他說完了話。提起一個竹籃兒。邁步便要向外走。

這時大寶忽然跑過來。一把將竹籃兒搶到手內。口中說道。舅舅。我也跟你一同去。李氏道。滿街上盡是大兵。莫要把你嚇壞了。好好的在家裏坐着。等着吃現成的罷。大寶道。大兵也是人。怕他作甚麼。難道說銀子給湊齊了。他們還能無故的害人麼。我正好跟舅舅走一遭。看看市面上。是甚麼樣子。李鴻道。好孩子。難為你小小的人。就有膽量。不要管你娘的話。跟着舅舅一同走罷。說着。便携了大寶的手。走將出去。李氏跟在後面。去給他們關門。但二寶看見大寶走了。也鬧着要去。幸虧李太婆攬在懷中。哄了他半天。方才沒有話說。

李氏回到屋中。跟李太婆說了兩句話。便忙着要到廚房去煮米。正在這時候。忽聽得隔壁人家的門。敲得震天般響。並且人聲。非常的亂嘈。假使在太平無事之時。作鄰居的決不因爲旁人家出了事故。自己要担驚害怕。不過現當軍隊橫行的時候。這話又當別論了。當時這些擾亂的聲音。似連珠爆豆的一般。衝入耳鼓。直把李太婆和李氏嚇得變貌變色。幾乎把出入的氣息都停住了。二寶雖說是個小孩子。但恐懼的感覺。乃是人類的本能。到了相當的機會。自然要發現的。他對於這些聲音。雖然莫名其妙。但那弱小的心靈。恰也爲恐怖之念所侵襲。將頭顱扎入李太婆的懷中。似乎要哭的說道。姥姥我害怕呢。

李太婆將二寶緊緊的摟在懷裏。顫聲說道。乖乖。不要害怕。滿讓大兵來砸門。你跟你娘都躲起來。我豁出這一條老命去。跟他們去敵擋。我想大兵雖然厲害。也不過要東西。咱們跟他無冤無讐。總不能闖進來就要命啊。李太婆兩手攏着二寶。眼睛却望着李氏。嘴裏上氣不接下氣的。說出這一片話來。於恐懼之中。却帶出倔強不

撓的樣子。這確是老牛舐犢。發於至誠。決非大言欺人可比。

李氏低聲嘆氣道。怎麼這樣的巧。他剛出去買東西。大兵就會跑了來。到底有個男人在家裏。胆子也還壯些。他們在隔壁鬧夠了。一定饒不了咱們。不用說害人。嚇也就嚇壞了。誰知李氏的話。還沒有說完。忽聽隔壁院中。有人號咷痛哭起來。這個悲愴激切的聲音。恰似鋼刀利劍一般。直貫到他們三人心房以上。不知道那不幸的人家。遇了怎樣的魔鬼。出了甚麼慘無人道的事。況且這個噩耗。就如狂風中的烈火。霎時工夫。難免從別人的家中。就要移到自己的院內。避之不得。拒之不能。請問這是何等的危險。何等的恐怖啊。李氏面無人色。靠近了他的母親。似乎是要哭。眼淚却嚇回去了。李太婆體似篩糠。覺得方才所說大兵無讐。不能要命的話。大概有些靠不住了。那二寶將頭顱。往李太婆懷中扎得更緊。彷彿一隻小小的小雞。怕被人將他捉住。把頭鑽入山洞似的。

此時三個人。一齊沉入了恐怖之淵。就好比獸繫於牢。魚登於釜。準備作最後的犧

牲。直是有死之心。無生之望。再側耳聽時。鄰院的囂聲。却靜下來了。但心中的恐怖。更覺深入一層。怕的是那邊已經蹂躪完了。就要光顧到這裏。正在這際。不敢聲的時候。忽聽得院內有細碎的步聲。似乎是向上房走來。李太婆看着李氏。李氏看着李太婆。更露出驚惶失措的樣子。其實他們都是瞞昏了。已經失了常識。想不到大門關着。繼然有軍人枉駕。絕不會飛進來的。再說那些丘八太爺們。一個個都是反靴橐橐。入耳驚心。怎能夠履聲細碎啊。

李太婆跟李氏。正在寸心已死。萬念皆灰。忽聽得窗下有人低聲喚道。嬌嬌。你不要害怕的。隔壁並不是鬧大兵呀。李氏聽了這個話。方纔神智清明。知道窗外說話的。是同院下房住的徐大嫂。他丈夫是在縣公署內作事的。彼此同居了兩三年。非常的和睦。他知道隔壁搗亂。李氏定然害怕。所以特來送信的。李氏定了一定神。這纔說道。大嫂請到屋裏坐罷。他應了一聲。便走進屋中。先跟李太婆講了禮。一把拉過二寶來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害怕。大兵沒有來呢。他說完了。又望着李太婆道。老太

太你看這個年頭兒。咱們娘兒們。不要急殺。也要嚇殺。

李氏道。大嫂你先不要講這些話。趁早把隔壁的事。說個清楚。也好叫我放心。徐大嫂道。咱們隔壁魏家。不是父子二人都在外邊作事嗎。咱們本縣裏昨天軍隊進城。大搗其亂。外面的傳說。節外生枝。更要厲害十倍。甚麼放火咧。殺人咧。大行搶掠咧。說的烏烟瘴氣。好像全縣的人。都沒有活命似的。不知魏家父子二人。怎麼得到了這種凶惡的消息。登時便一切不顧的趕回家來。那個老頭兒。年紀是大了。受了絕大的驚嚇。又吃了意外的辛苦。那裏支撐得住。走到半路上。就得了急症。寸步難移。他兒子費了若許的氣力。出了最高的價錢。纔覓到一輛車子。將他拉回來。幸虧到得城中。方知道本地並沒有受着焚掠之慘。前此所聞。乃係訛傳。不過他老子已經。是七死八活。凶多吉少了。你想他心緒這樣的惡劣。敲門還有不似擂鼓的麼。一家的人。看見老頭子抱病而歸。奄奄一息。還有不放聲大哭的麼。原來徐家住的下房。坐在臨街。與魏家只隔着一堵牆。那邊大聲說話。這邊聽了一

個逼清。無怪他知道這樣的澈底。當下徐大嫂把話說明。李太婆便趕着感謝上天。李氏道。誰知是這麼一回事。差一點把我的魂都給嚇丟了。若不虧你深信來。還不知要嚇到何時爲止。二寶此時也恢復了小兒的常態。在地上跳來跳去。口中說道。我猜着就不是大兵。你們一定要害怕。就讓大兵來砸門。那也算不了一回事。

徐大嫂笑道。好一個硬嘴的孩子。剛纔扎在姥姥懷裏。嚇的那個小樣兒。這麼一會工夫。又硬掙起來了。等着大兵真來。就讓你去見他。二寶跳着道。我雖說不怕大兵。可是不願意見他們的面。因爲那些兵一個個凶眉惡眼。看了叫人怪不舒服的。照我心裏的打算。還是他也別來。我也不見的好。再說我一個人不害怕。也犯不上讓他們來吓嚇你們呀。大家聽了二寶的話。都不由得彼此相視。發出一種勉強的苦笑。李氏眼望李太婆嘆息着說道。這還用他們殺人放火麼。就是這麼一亂。已經足夠人受的了。就拿隔壁魏家說罷。那個老頭兒。爲人非常的和藹。現下在當舖裏主事。每年所掙的進款。足有千把塊錢。簡直就是他們家中一顆老米樹。若是從此一

病。有了三長兩短。他們家中生計。難免就要因此起了變化。雖說致病之源。是由驚嚇勞碌所起。並非大兵親手把他害的。但試問憑空裏怎麼就會受了驚嚇勞碌。這還不跟大兵親手害的一樣嗎。再說一人喪命。坑害全家。這一份孽處。也就造得大了。況且這是咱們知道的。至於跟這種情形大同小異。還不知要有多少家。受了同樣的被累。我想他們軍隊。無論當官長當弟兄的一樣。也是人類。一樣也有父母兒女。怎麼一入了營伍。便另換了一副面目。另生出一種心腸。咬住牙關。只顧往忍心害理上做去。絕不設身處地。替人家想一想呢。

徐大嫂道。是呀。自從改了民國。這個兵災。就好比是一種流行病。到了那裏。那裏遭殃。無論大家小戶。誰也躲不開。他們只顧一闖。地方上三年五載。都纒不過這一口氣來。況且上次沒有完。又接着下一次。他們那裏是打仗。簡直是跟咱們過不去呀。真不曉得他們。要鬧到何年何月。方纔罷手。他說到這裏。用手指着二寶道。剛纔他伯伯回家。曾對我說。今天軍隊。到縣公署裏。沒收衛隊的槍枝。就勢趁夥打搶。把所

有公家的什物。私人的東西。擄掠得一乾二淨。大家瞪眼瞧着。連一大口氣都不敢出。這不是一般活強盜嗎。但是強盜搶了人。可以有處報案。軍隊搶了人。誰敢哼一聲兒。豈不是比着強盜。還要厲害幾倍麼。聽說那一位旅長。還示意地方官紳。叫在本地鐘鼓樓上。給他掛上一塊匾。匾文是甚麼萬家生佛。唉。這樣強盜的佛爺。只怕大家吃了他肉。喝了他的血。也未解得過恨來。

李太婆道。話雖這樣說。可是有甚麼法子呢。只盼望他們離開本地。咱們就算逃出來了。徐大嫂道。老太太我聽說這一次仗。打得格外的凶。四外的軍隊像螞蟻盤窩的一般。調到前線去。咱們這地方。又是要路口兒。只怕他們走了。還有別的軍隊開來。那纔是躲了一槍。挨了一砲呢。

那位徐大嫂。因爲他的丈夫。是在官中作事。因此對於時局上。比較的明白些。所以會說出這一片話來。但李氏母女二人聽了。心中又添了一塊病。知道十天八天以內。是不能過太平日子的。李太婆便道。照這樣說來。總得他們的仗打完了。纔能夠

安居樂業呢。要是他們的仗。一天打不完。咱們總得陪着提心弔胆的過日子。我也不知道了甚麼孽。纔在現世爲人。往常人家說。亂世的人。不如太平的犬。想起這話來。真個一點也不錯。他嘴裏說着。那一種悲痛無告的情形。不禁一齊湧現到面上。季氏見他母親。這種難過的樣子。便強打精神勸道。你老人家也不必過於着急。軍隊也不是一樣的。記得上半年。某軍在這裏駐防的時候。那些軍人。夠多們循規守分呀。從來不曾跟本地商民。鬧過一回事。走在街上。不許坐車。不許吃東西。別的事情。那更不用說了。並且修墊街道。巡邏下夜。鬧大水的時候。又冒着風雨。築堤搶險。水沒有灌進城來。那不是人家的功德嗎。說一句良心話。人家軍隊在這裏。不但沒有騷擾地方。並且本地商民。無形中受了若許的好處。現在提起來。誰不說兩句感激的話。那裏都像昨天開來的這一般活強盜呢。或者他們走了以後。有較好的軍隊開來。那也是說不定的。

徐大嫂道。嬌嬌。你倒會說風涼話兒。像從先那樣駐防的軍隊。真是百裏挑一。中國

的軍人。若都像那等紀律嚴肅。誰還怕兵作甚麼呢。聽說外國人談論起來。都稱讚的。了不得。翹起大拇指。說是中國的模範軍。像那樣治軍有方。纔給國家增光露臉呢。現在那一位統兵大員。據說已派爲第三路司令。所以他的軍隊。也都往前線開去了。臨走的時候。絕不倚仗官勢。抓人抓車。所有夫馬的供給。滿是花錢雇用。並且所出的價錢。還是格外從優。因此應募的。非常踴躍。一路上到了那裏。真個是秋毫無犯。人都備茶備飯。表示歡迎。兵民相安。有若家人兄弟。照這樣的軍隊。誰能昧着心眼。說他一句壞話呢。但是聽說別的軍隊。却都非常的討厭。他說他假充文明。失了軍人的本色。唉。我真不明白。人要當了軍人。總得傷天害理。殺人放火。作出強盜的身分。那纔算是本色嗎。

李太婆道。這事却也難怪。人要作了壞人。總不願意別人作好人。因爲有別人的好。越發顯出他的壞來。怎能夠不生出嫉恨來呢。那些不講理的軍隊。深怪某軍。也就是這個道理了。此時二寶忽然厲言道。姥姥。你不要這樣說。等我見着新來的大

兵指着臉子。問一問他們。爲甚麼不跟着某軍學好。難道說他們總得叫人罵着。方纔覺得心裏高興麼。

李氏道。好一個大膽油嘴的孩子。你要見着凶魔似的大兵。敢說出這些話來。他們要不了你的命。二寶把舌頭一伸。小眼一眯道。我的媽。你真傻了。這些話不過坐在家中說說罷了。我又不是瘋子。爲甚麼拿着雞蛋。向鵝卵石上去碰呢。請問這個年頭兒。甚麼樣的闊人。敢惹大兵去。何況是我呀。大家聽了這些話。不由得笑將起來。正在這時候。忽聽得外面。礮咚礮咚的。把大門敲得山響。直把屋中人。嚇得一齊變了面色。

當這恐怖時代。猛然有這樣不規則的敲門。無疑是大兵前來光顧了。方才還替人家担憂。一霎的工夫。却掄到自己害怕。真是禍福頃刻。不可捉摸。亂世的遭逢。大抵皆是如此了。當時屋裏人。面面相覷。恰似木雕泥塑。誰敢乍著膽子。前去答應。二寶又扎到李太婆的懷中。連大氣都不敢出。不料在這惶駭萬分的時候。忽有一種聲

音破空而來。徐大嫂先聽見了。立刻神舒氣暢。望著李氏道。妳聽。這是大寶在那裏叫媽呢。還不趕快給他開門去。李氏道。這個孩子真可恨。爲甚麼這樣的叫門。把我的腿都給嚇軟了。說着站起來。只見二寶跳起來道。媽不要動。等我開門去。嘴裏說着。早如飛的跑去了。

李太婆向李氏說道。這一陣敲門不打緊。我心裏的跳動。直比敲門還要厲害。要是再敲一會。只怕我就要斷了氣了。大寶是個孩子。難怪他不懂得甚麼。你兄弟偌大的人。在這個時候。怎麼一些不知好歹。難道說他安心要咱們娘兒的命麼。等他進來。我痛痛快快的數說他一頓。問問他那一顆心。是怎樣長的。像這般胡鬧。真正不知天高地厚了。李太婆只顧抱怨李鴻。嘴裏不住的叨嘮着。却還不曉得他的愛子。此際已是茫然不知去向。

猛聽得窗外有痛哭之聲。把大家都給嚇怔了。還沒有來得及問。大寶已然衝進來了。二寶也跟在後面。只見大寶臉色刷白。淚痕滿眼。手內的筐兒。却還提著。裏面放

着肉和菜蔬。他一到屋裏便把筐兒扔在地下。又放聲哭起來。李氏道：「這是怎麼了。你舅舅呢？」大寶還沒有回答。二寶先搶着道：「他說舅舅叫大兵給抓去了。這句話方才出口。李太婆立刻覺得眼前發黑。天旋地轉。」

徐大嫂嘆息着說道：「好好的。這是怎麼說呢？早知有這樣的禍事。不出去倒也罷了。本來我聽說過。他們軍隊要抓夫的。可惜我方纔不在這裏。不然總要告訴一聲的。或者能免去這層禍事。也不可。李氏噙着兩行眼淚。向大寶說道：「傻孩子。別哭了。你舅舅是怎樣抓去的。你倒說一說呀。」

大寶一邊用袖子擦眼淚。一邊抽抽噎噎的說道：「我跟舅舅上街去。磕頭碰腦的。滿街上盡是大兵。我們只是躲着走。青菜却還容易買。肉舖差不多都關了門了。好半天方才把肉買到。走到半路上。撞見了一羣大兵。用繩子拴了無數的人。好似牽牛羊的一般走。我問舅舅這是幹甚麼。舅舅不答應我。臉上竟有些變了顏色。這時候兩邊已經走了一個碰頭。要躲也躲不開的。內中有個兵。看了我舅舅一眼。向大家

說道。這個小夥子很壯。咱們抓了他去。兩句話剛說完。他就把舅舅扯過去。舅舅道。我是有事的人。脫不開身的。大兵一聲不言語。早用繩子給拴上了。拿起皮鞭子來。趕着就走。還有兩個大兵拿着槍。座子要蹲。舅舅只好跟着他們走了。臨走時。回頭向我大聲嚷道。大寶趁早回家去。不要管我了。回去把這話告訴你姥姥去。那時我早嚇昏了。耳中只是轟轟的響。眼看着我舅舅叫他們趕走。越走越遠。直到望不見影兒。我這才放聲大哭。旁邊來往的人。都不理睬我。還有瞧着我笑。我這一腔委屈。真個無從伸訴。後來有個白髮老人。問了我一番。又勸了我幾句。一直將我送到了胡同口兒。他這才走去。

大寶述說他舅舅李鴻。怎樣被大兵抓去。像這一類事。在荒亂的年光。本來是數見不鮮。算不得甚麼大不了的。不曾聽見大寶說。用繩子拴着的有無數的人嗎。這還是他看見的。至於不曾看見那被拴的人。還不知要有多少起。倘再往外一推想。這不過是一縣裏的事。其餘各縣。凡是大兵經過的。還不都是一樣嗎。話既然這樣說。

則李鴻被抓。恰如東海一鱗。太倉一粟。若在旁人聽着。絕不替他抱甚麼特別悲哀的。但是人各有親。親則各私其子。覺得天下可愛的人。莫過他的兒子。天下可痛的事。莫過於他的兒子被抓。所以當時李太婆。聽了大寶的話。早已放聲大慟。任你阮藉之悲。唐衢之哭。也沒有慈母惜子這一副真摯的眼淚。

李氏垂淚勸道。母親這都是我的孽障。你們娘兒倆個。不是因爲探望我。何必進城來。要是不進城。我兄弟怎麼會被抓呢。如今事情鬧出來了。總算皇天不睜眼。女兒心中已是萬分難過了。倘若你老人家再急出一個好歹來。我把甚麼臉面去見我的父親呢。李氏說到這裏。便也不由得放聲痛哭。徐大嫂嘆道。我聽說軍隊要用五百名人夫。叫縣裏去辦。大概縣裏辦不了。纔自己動手去抓。怎麼這們巧。就會到他舅舅身上呢。你們娘兒倆個。也要想開一點罷。我這會兒也得到屋中看一看去。說着便起身而出。那時母女二人。也顧不得來周旋。只把四隻淚汪汪的眼。望了徐大嫂的背影。

小兒一片天真。胸中的感情。總是偏於喜樂。幾乎不懂得甚麼叫作哀懼的。但到了要緊的時候。這種固有的本能。也不期自行發現。環境陶鎔人的力量。真個偉大不可思議啊。這時候。李鴻是被抓去了。李氏母女二人。彼此無言對泣。愁雲慘霧。籠罩全屋。連大寶二寶兩個小孩子。也都給噤住了。怔怔的擠在屋角上面。上現出淒涼的顏色。就如冬天棲在寒枝上。兩個小凍雀兒一樣。

此時李太婆。見徐大嫂已去。便一把拉了李氏的手。哭道。孩子。你還不知道我心裏。另有一番難過呢。你說你沒有臉面。去見你的父親。我可更沒有臉面。去見你的弟婦。你想。你那兄弟。雖說是我的兒子。却是他的丈夫。當我要進城時。一家子人都不樂意。如今偏巧出了這個岔子。把他的丈夫。給鬧丟了。我可把甚麼臉去見他。他總然克盡婦道。不肯當面抱怨我。但心裏難免要說。都因為你疼女兒。却把兒子葬送了。你雖然舍得兒子。去殉女兒。我可舍不得丈夫。去殉大姑呢。是我前世冤孽。遇着你這樣一個糊塗婆婆。簡直把我一生給毀了。這些話。他不用說出口來。心裏一定

是有的。你想一家裏的人。結下了這樣深讐大怨。只怕我怕媳婦的心。比着想兒子的。還要難受。我老了。遇着這樣的事。還有甚麼活頭呢。

李太婆說到傷心處。那鼻涕眼淚。益發如趨下之水。奔湧而來。李氏聽了母親的話。知道所說的。一點也不錯。婦人對於丈夫。仰望終身。好比是一層天。如今因爲婆婆。要看大姑去。却把丈夫給鬧丟了。這個扣兒。實在有些難於解開。雖說尊卑有分。但一時急惱。保不定說出冷話來。那時叫老人家。置身何地。李氏想到此處。心疼母親。淚也便索索的。緣頰而下。俗語講的甚麼。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便是這時的情景了。李氏見儘哭不是事。便強打精神。勸道。母親。你不要只顧往窄裏想。弟婦是個明白人。未必就存糊塗念頭。作婦人的。固然不願意丟了丈夫。難道說作母親的。就願意丟了兒子麼。這總是年頭兒趕的。纔會遇着這樣不幸的事。你老人家。也用不着怕見誰。等着事情一定。我自送娘回家去。無論我父親不答應。我弟婦不答應。都有女兒一面承當。決不累到你老人家身上。他們有甚麼話說。我自有言。

答應。再不然。我給他們跪着。給他們磕響頭。總要央及得心回意轉。決不能叫閒言碎語。整日衝着你老人家說。終不成。兄弟被大兵抓去了。還要把娘治個甚麼罪嗎。只怕世界上。也沒有這一條道理呀。

李太婆道。話不是這樣說法。他們還當真把我怎麼樣。不過我居心。覺得對不起他們。你弟婦不用說了。就是你父親。那們大的年紀。眼巴巴的。只有這麼一個兒子。總算我把他帶到大兵窩兒裏頭。纔會叫人抓去。往後天可憐見。能夠掙扎回來。那就不用說了。偷或有個三長兩短。他既無兄弟。又僅僅生下了一個小女兒。李氏門中香火。可讓何人接受。若到了那一天。我不但對不起你弟婦。對不起你父親。並且對不起李氏的祖先。我就活活的。成了李氏門中一個大罪人了。李太婆說到這裏。又復涕泗橫流。嗚咽不止。

此時大寶忽然跑過來。向李太婆說道。姥姥。我忽然心裏一動。想起現在當督軍師長的。好些都是捐槍筒子出身。或者我舅舅被抓。因禍得福。掙得一個官職回來。也

是說不定的。李太婆道：「傻孩子，我也不指望他作官，只盼着能夠平平安安的回家。那就是天大的造化了。」李太婆嘴裏說着，忽然將身子向板牆一靠，望着李氏道：「我不知因為甚麼，頭上有些發暈，心裏有點發慌。」李氏道：「母親進城，已經是累了，又沒有吃甚麼，再加一傷心，那裏攔得住呢？」我到廚下，給娘熬一點粥吃罷。你老人家，最好暫且躺一會兒。」李氏說着，便拭淚而出。可嘆那買來的青菜跟肉，依然扔在籃中。此時已沒有烹調的必要。

第五章 鄉間之騷擾

不好了。大兵下鄉來捉人了。這一片喊聲，直比報火的警鐘。還要使人慄慄危懼。當時合村中，大家小戶，都把兩扇門，緊緊的關上，似乎是這薄薄的一層木板，就可以把大兵攔住。作全家唯一的護符。請問這等思想，夠多們幼稚可笑啊。說起這一村中的住戶，比較着有錢的，總要算李太公。那曉李太婆，跟兒子李鴻，已於昨日進城探親去了。只有老人家，携着兒婦孫女，提心弔胆，度那恐怖的生活。此時就連傭工

的人也。都一個個無精打采。不似往日的高興。怕的是大兵前來騷擾。說不定鬧出甚麼亂子。誰知好事盼也盼不來。壞事躲也躲不過。正在這徬徨不安之時。忽然得到大兵下鄉捉人的消息。

李太公。雖說曾受過大兵下鄉的教訓。對於此種事。是很有經驗的。假使他們要來時。縱使你是兩扇鐵門。關得嚴絲合縫。他們有本事。也會給你搗開。何況是木頭作的呢。但是人到了無可奈何之時。不能不虛應故勢。稍自努力。以存最後的僥倖。所以李家的大門。這時也關得緊緊的。權作一家臨時的保障。只可惜門雖關得堅牢。李太公的一顆心。依然跳上跳下。難得暫時的寧貼。

這時王氏跟鳳兒。早找了一間僻靜的小屋。母女二人。藏在牆角裏。外面還堆了一些破舊的傢伙。遮蔽了身體。甚麼塵土的腌臢。地下的濕潮。統通的不顧了。鳳兒還低聲的問長問短。王氏却禁嚇着他。不許說話。自己心中暗暗的禱告。求上天庇佑。大兵別闖進家來。那時一秒的光陰。真要彷彿一日。一刻的光陰。真要彷彿一年。人

經過這種生活精神上的摧殘。真個不可計算啊。

至於李家傭工的人。這時也懷着一種難言的恐怖。是因為捉人的話。震撼了他們的心靈了。從來貧窮的人。身外毫無長物。那搶劫財物的事。是不會生出他們的恐怖。如今聽到捉人二字。這是關係身體。關係性命的勾當。富人也不見得有餘。窮人也不見得不足。只爲惜身惜命。無論貧富。都是一樣的。那槍林彈雨的生活。鎮日與死爲鄰。不要說安富的人。視爲畏途。不願投身其內。就是食貧的人。也依樣寶貴他可愛的生命。看着似若履虎尾。裹足不前。

因爲這個原故。那些傭工的人。也都找個相當的地方。躲起來了。怕的是大兵前來叫門。主人若派自己去支應。難免要作頭刀菜。他們這個打算。總算是善自爲謀。只可憐李太公。孤零零的一個人。雖說是害怕。却撥條凳子。自己坐在院內。屏氣寧神。靜聽那最後的消息。

李家的住宅。是一大片很好的灰房。在住宅的旁邊。是一個菜園子。跟菜園子毗連。

有些竹籬茅舍。矮小的房屋。便是附近的鄰居。貧富相形之下。一望而知。若在太平無事的時候。房子越好。房主人越覺得高興。現在兵禍流行。民間騷擾。事情却反過來了。房子越好。房主人越害怕。因爲有一所好房子。便不啻掛了一個有錢的招牌。彷彿在那裏。招引大兵。前來光顧。說句乾脆話。就是惹禍的根苗。無如別的碍眼東西。可以暫時隱藏起來。房子却是無法隱藏的。所以房主人。看着自己的房子。好比是一個無法處置的惡魔。惡狠狠的站在那裏。一定要替自己招災惹禍。方纔快意似的。那一份腐心切齒。自然是不用說了。當時李太公。坐在院中心。潮起伏。也抱着住好房子人同樣的心理。

那時合村的人家。一律關門閉戶。靜悄悄的。就如墟墓一樣。李太公惶悚的坐着。感到非常的岑寂。但四圍的景色。雖是沉沉如死。至說到李太公的心裏。却是沸騰異常。想到大兵前來捉人。難免要藉端騷擾。倘若闖進家中。甚麼打人咧。搶物咧。那都是保不住的心。中想到這裏。便把未來的慘禍。構成一種幻景。覺得銀錢已是不翼

而飛。血腥已然狼藉遍地。圍着自己叱罵的。都是些蠻橫的大兵。

李太公正在這青天白日。如同作噩夢的時候。忽然被一陣很厲害的犬吠之聲。將他的驚魂喚醒。眼看着那虛構的幻景。就要實現到目前來了。原來那犬吠聲中。還夾雜着呼喊聲。怒罵聲。沉重的步履聲。撞門敲戶聲。哭泣討饒聲。鬨然釀成一片。這聲音的來源。聽去就在菜園子的旁邊。不問而知。這駭人的慘劇。就演在那些窮苦的人家了。此時李太公。只嚇得心驚肉顫。暗想那樣的矮門小戶。他們尙且饒不過。何況是我家呢。不用說。轉眼的工夫。就要掄到我的頭上了。那些傭工的人。一個個都躲得影兒不見。這事却也難怪他們。本來吃上兩頓飯。掙上幾個錢。不過是給人傭工。那裏能夠賣命呢。兒子又進城去了。看來這場禍事。只有我拚着性命。前去敵擋。好在我這麼大的年紀。他們要抓夫。就揀年青力壯的人。像這樣老朽的棺材饅子。就是自己願意去。他們也是不要的。這一件事。倒儘可放心。不過他借題發揮。說不定要出甚麼新鮮花樣。這都是在意中的。到了那時候。也只好相機應付。聽天

由命罷了。想不到我年將就木的人。三年兩頭兒。趕着這樣橫禍飛災性命交關的事。總算拜諸大軍閥之賜啊。

李太公心裏盤算着。再行側耳聽時。從先那些嘈雜駭的人聲音。此時却寂靜下來了。但越是這樣。心中害怕得越厲害。因為據當然的揣測。必是那邊已經鬧完。就要轉到這裏來了。過得一秒鐘。便覺大兵的距離。跟自己接近一步。那說不出的痛苦。便也增高一分。這種情形。好比無辜的人。綁在法場上。業經宣告了死刑。眼看着劊子手。持刀向自己走來的一般。請想一個年高的人。那裏經得起這樣劇烈的震恐。過了足有十幾分鐘。大兵竟自沒有來。李太公却已昏然暈去。那些傭工的人。雖說都藏到相當的地方。但也一個個提着心事。靜聽外面的消息。先前鄰居擾亂的時候。他們也非常的害怕。恐其大兵來到。一路搜尋。發現了他們隱身的所在。後來半天的工夫。竟自毫無聲息。心中却逐漸安頓下來。有那膽大的。首先出來。尋覓他們的夥伴。慢慢的聚攏到一處。彼此訴說方纔的事情。各叫了一聲慙愧。這時他們畏

懼之念已去。却顧念起老主人來。大家七張八嘴的說。咱們只顧藏起來。老當家的。不知怎麼樣了。咱們趁早看一看去。不要讓他怪下來。大家嘴裏說着。臉上都有些慙色。不料到屋中去尋。竟自沒有尋着。及至來到臨街的院中。方看見李太公。從凳子上溜將下來。半欹半靠的倒在地上。已然皆暈不省人事。

大家趕忙把李太公抽將起來。盤好了腿坐在地上。鬚背的搥背。聲喚的聲喚。工夫不大。李太公長出了一口氣。已然甦醒過來。睜開了眼。看着衆人。使着氣力。掙出一句話道。大兵沒有來麼。大家齊聲應道。沒有來。又有一人道。大兵已然去得沒有影兒。此時是用不着害怕的了。李太公聽了這個話。就好比虛弱的人。服了一劑十全大補湯。不由得精神立刻興奮起來。用手按着地。打算要站起。不想腿腳都軟了。竟有些身不自主。大家一見。便攙的攙。架的架。將李太公從地上撮將起來。李太公道。你們把我扶到後面屋子裏去罷。我簡直是嚇壞了。大家一邊扶着走。一邊述說不應該躲避。求太公寬恕的話。李太公道。你們不能這樣說。到了這兵荒馬亂的時候。

誰是主人。誰是傭工的。反正性命都是一般的貴重。我決不能不講道理。妄行責怪你們啊。

比至到得屋中。王氏跟鳳兒也都出來了。但母女二人。弄得滿身是泥。滿臉是土。實在不成個樣子。王氏見太公。這等情形。想到婆婆跟丈夫。都不在家。公公若有一個好歹。這個責成。都自己去担。又是急。又是怕。止不住簌簌的掉下淚來。李太公道。你不要哭。我是不妨事的。歇一會兒就好了。說着。這纔叫傭工的人。各自散出。

王氏沏了一盃白糖水。與李太公喝。爲的是的安定心神。鳳兒見了。也吵着要喝。李太公喝了一半。便把剩下的半盃。遞給了他。鳳兒一邊喝着。一邊直嚷好甜。李太公嘆了一口氣道。想不得這會還能喝白糖水。我方纔簡直是吃黃連呢。孩子將來你長大了。諸事總要惜福惜壽。莫要忘了今天的苦楚。像大兵已經鬧到咱們村莊來。連窮苦人家。都給翻騰遍了。咱們竟會脫了這場災難。事後回思。錯非上天保佑。那有這樣便宜事呢。

鳳兒道。爺爺。咱們村莊裏。跟大兵無冤無讐。誰家又不欠他的錢。平白無故的。跑到人家裏。攪擾的是甚麼。往常日子。我記得爺爺最稱講理的。無論是誰。都不怕他。怎麼聽見大兵來了。也就嚇得這個樣子。難道不能挺身出去。跟他講一講理麼。方纔我跟我娘。藏在小屋子裏。連口大氣兒都不敢出。我剛要說話。我娘就惡狠狠的瞪我。要不就用手擗我。彷彿大兵聽着聲兒趕來。就能夠殺人似的。我真不明白。你們怕大兵。爲麼怕的這麼凶呀。難道說大兵他不是個人嗎。爺爺。請你告訴我。莫不成這些大兵。就跟明火執仗的強盜一般。到了人家裏。要殺人。就殺人。要放火。就放火。要搶東西。就搶東西麼。

李太公聽了他孫女這一片話。似乎極有理。似乎極沒理。却又無法給他解釋。只得說道。孩子。無怪你不明白。就連你爺爺。活了這麼大的年紀。這個道理。也是說不清。總而言之。現在的中華民國。第一樣可怕的。莫過於大兵了。慢說是講理的人。就讓平常日子。不怕天。不怕地。到了這荒亂的時候。也得怕大兵。你要不怕他。他就給你

一個現打不賒。誰又肯拿着腦袋。往釘子上去碰呢。你說強盜殺人放火。他雖然一時橫暴。却還有地方官去管他。到了現在。地方官都屬大兵管了。你縱然吃了苦子。也沒有地方去訴冤枉。所以你要明白。大兵是奉了明文的強盜。他的威風勢派。比那明火執仗的。要大上三輩去呢。李太公說到這裏。便連連搖頭嘆氣。不肯往下再說。鳳兒道。爺爺我明白了。原來這些大兵。是國家養的一班活強盜。專爲來害我們人民的。

王氏在旁道。鳳兒。你不要只管惹爺爺多說話了。快跟我到廚房。作一點吃食去。趁這工夫。讓爺爺靜躺一會兒。也好養一養神。鳳兒聽了母親的話。便要跟着往外走。李太公道。鳳兒。你不要去。上炕來。給我捶一捶腿。鳳兒果然上了炕。坐在李太公旁邊。慢慢的捶腿。李太公對王氏說道。你只管去你的。有他在旁。我倒可以開心。王氏聽了這纔自去。

李太公躺了一會。又起來吃了一些食物。精神已自復原。這雖由他夙養甚好。元氣

充足。但也因爲大兵沒有來。躲過了這場災難。真是始願所不及此。常言說得好。人得喜事精神爽。這道理是再不錯的了。不過在這私自慶幸之中。還隱着一點未來的恐懼。就是不知道大兵是否已經離開本村。少時能夠保得他們不再來麼。私衷怛怛。輾轉莫釋。所以急於打探一個確實的消息。以期得着最後的安慰。

那打探消息的方法。當然是非人不辦。李太公不便自己出去。自然要藉重傭工的人了。不料李太公把話講明。那些傭工的人聽了。一個個都搖頭吐舌。說大兵不來。已屬萬幸。如何要跑到外邊去問。倘若時運不濟。正跟他們撞上。那不是自投羅網麼。按理說。還是坐在家中。躲着的爲是。不要招災惹禍。自行引鬼上門了。再說人家中。都有妻兒老小。要是叫他們抓去。知道幾時纔能還來。你老人家也要替我們想一想呀。這一片話。只把李太公說得直眉瞪眼。答不上言語來。暗想他們說的也有道理。這個時候。誰可願意涉險呢。但是不打探一個實在。心中總覺攔着一件事。不得安生。要不然。還是自己出去一蹣罷。誰知這個意見說出來。傭工的人。盡皆深

加攔阻。說定然去不得的。正在這紛亂的時候。猛聽得外面叩門之聲甚厲。只把大家嚇得驚惶失色。

人要有恐怖の影像。印在胸中。誠然是一觸即發的。像那敲門。本來是最平常的一件事。真個無家弗有。那裏用得着害怕的。要在平常日子。若說有人聽見敲門害怕。別人一定要傳爲笑談。不是說那人得了怔忡之疾。就要說那人作下虧心之事。不然的時節。則萬無此理。但在這鬧大兵的時候。聽見敲門害怕。幾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了。

但是淨害怕也當不了。沒有敲門。總得要出去看看的。再說那些兵大爺們。向來氣焰是大的。倘若開門遲誤。進來一定要大發雷霆。不要惹在火頭兒上。自己找病。所以李太公和那一羣傭工的人。聽得敲門之聲。雖然異常驚恐。但爲禍在眼前。是躲不過的。當時李太公的臉上。就如死人一般。似乎已經沒有一毫生氣。却顛抖抖的鼓着最後的勇氣。向前走去。衆傭工的。見老主人這樣。也覺得不好意思。叫他一人

去開門。便都遲遲疑疑的。跟在後面。李太公走到過道兒裏。看看離着大門已經咫尺。兩條腿竟有些不大得勁起來。彷彿他不肯再往前走。正在這危迫的時候。忽然門聲又響了。還夾着人聲道。怎麼這半天的工夫。還不來開呢。聽那口吻。並無咄咄逼人之意。決不像是大兵的語氣。李太公這纔乍着膽子。問了一句道。你是誰呀。只聽得門外應聲道。老伯伯。開門罷。是我呢。李太公聽了這個語聲。恍然如釋重負。長出了一口氣道。阿四麼。外面又應了一聲是。這時用不着李太公去開門了。那些傭工人盡皆精神活潑。不像先時麻木不仁的樣子了。搶着跑到頭裏去開門。阿四進來以後。便向李太公說了一聲受驚。隨又問道。大兵沒有來麼。李太公道。謝謝上主。幸虧他們沒有來。要是來時。恐怕我就不能跟你見面了。阿四道。老人家。說得太厲害了。那裏就會這樣呢。李太公嘆氣道。你不信。方纔我聽得大兵在鄰居家搗亂。已經嚇得暈過去了。若是跑到面前。還愁不叫他嚇死麼。真個過一年是一年的事。人要不老。可是不行的。我記得前年鬧大兵。我也經過凶險。何常這樣的不濟事呢。

就是你方纔一叫門。我的魂靈兒。又早飛到半天去了。兩人一邊走着。一邊說着。業經來到屋內。落座以後。阿四道。你老人家。真正好福氣。這一趟大兵來捉人。咱們村中。鬧得雞犬不寧。騷擾殆遍。幾乎破爛房子。都要進去搜一搜。憑這一片好房舍。怎麼倒會過門不入呢。再說大兵來時。有縣役王寬。跟着作眼線。那個東西。是最幸災樂禍的。就是大兵想着不進來。他也要在旁慫恿。您這次幸逃羅網。真有些難於索解。李太公道。你說縣役王寬。可是外號叫作王老虎的麼。阿四道。不是他還有誰。李太公點頭道。這就無怪其然了。我說大兵怎麼會不到我這裏來呢。原來有他跟着作眼線。那王寬。在未當縣役以前。很是窮苦。我在他身上。有過一些好處。時常見了面。感激的話。總是不離口的。今天脫過這場災難。不知他在大兵面前。是怎樣謫的。謊。方能哄得他們不上門來。可見與人方便。自己方便。這兩句話。是再不錯的呀。阿四道。這樣說來。他還能知恩報恩。心術並不算十分壞呢。

這時李太公。望着阿四道。你居然知道這樣清楚。莫不是大兵。曾到你家中去麼。阿

四聽了這話。臉上露出很興奮的樣子道。豈但會到我的家中。我也是在被抓之數的。不過因爲我尙有些臨機應變之能。所以幸逃此厄。李太公便問是怎麼一回事。阿四道。他們斗門的時候。是我去開的。只見一個排長似的小官。領着十幾名大兵。王寬也夾在裏面。那排長看了我。便道這個小夥子很壯。把他抓了去。幸虧我福至心靈。聽了他的話。便赶前一步道。回老爺的話。小人害病剛好。一些氣力也沒有。抓去也是無用的。嘴裏說着。我又往前湊了一湊。把腰中預先藏的十幾塊錢。悄悄兒遞到排長的手內。就是要求從他口中說出一句解免的話來。

阿四說到這裏。却向李太公問道。您猜怎樣。李太公道。據我想。大概他總不至於翻臉罷。阿四拍手道。豈但沒有翻臉。簡直是一個救命的恩人。真個錢可通神。再無不可挽回之事。他迅疾的把洋錢放在兜內。面上登時和藹過來。一絲笑紋。從眼角直通到口角。用手指着我。向衆兵士說道。你們看。這人雖然胖。大概是病後的浮腫。臉上雖說紅白。却有些氣色不正。鬧病剛好的話。當然是靠得住的。咱們抓他去作甚。

麼。走罷不用進去了。衆兵士應了一聲。當時却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彼此都露着一些笑容。又把眼光一齊轉到我的面上。很有讚嘆我辦事敏捷的意思。此時那位排長。已是掉轉頭來。大踏步的走去。衆人便也一闕而散的。出了我的門。我站在那裏。發了半天的怔。覺得雖破費了十幾塊錢。實在是一件天大僥倖的事。

李太公道。你這件事。總算辦得善於揣摩心理。所以脫了這場災難。本來黑眼珠子。瞧見白花花洋錢。無論甚麼事情。也都好商量了。但是有錢的人家。看見大兵台駕光臨。差不多早已嚇得亡魂皆冒。那裏還會想到這樣的巧法子。至於沒錢的人家。滿讓他想到這裏。又苦於一錢不名。無從措手。能像你這樣心思靈敏。手頭方便。大概全村中。也就是你一人罷了。

阿四道。好情好理的。奉獻給他。還落得一些情面。若等他自己動手。那就要人財兩空了。我聽說本村馮家。男人也抓去了。女人也被打了。銀錢也擄去了。什物也搗毀了。我方纔從他門前經過時。還聽得哭聲震耳。那一番慘狀。真叫人目不忍睹。耳不

忍聞啊。要問開罪的原由。就因爲進去以後。他們跑到內室裏。一路翻箱倒櫃。馮家老太婆說。你們不是抓人麼。難道說我們家的人。還會藏到箱子裏櫃子裏去嗎。官事官辦。諸位也都積一點德罷。不想這幾句話。可把他們惹惱了。一個大兵。揪過馮太婆來。左右開弓的。打了好幾十嘴巴。只打得順嘴流血。排長便喝道。甚麼抓人。我們還帶着搜查軍火呢。看你們就不像好人家。再高作聲。將你們一家子都綁到司令部槍斃了。說着。又喝令部下。詳細搜查。兵士更抖擻威風。一路的摔碰拋擲。幾乎沒有把地皮。都給翻轉過來。只嚇得大人跪求。孩子哭喊。排長笑道。告訴你們說。這就叫作官事官辦。我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啊。直等搗毀了一個精光。搜括已經完畢。方纔把兩個男丁。一齊抓了去。臨走的時候。又把馮太婆。推了個仰面朝天。算是多言最後的警告。聽說此刻。奄奄一息的。躺在匠上。還不知道是死是活。這一番哀痛的陳述。只把李太公。說得顏色更變。容貌慘戚。幾乎要代人墮涕起來。望着阿四。愴然的說道。想那馮太婆。守節撫孤。辛辛苦苦的好幾十年。方纔成立了這個家。

業。如今大兵一反手。就給毀了。像這個良莠不分的年頭兒。真正沒有好人走的路了。人都說。凶亂之年。是爲警教惡人的。據我看。覆巢之下。寧有完卵。遇着這樣大劫。無論善惡。都要有碰在刀口上的。

阿四嘆息道。誰說不是這樣呢。遇着這個年景。福善禍淫那句話。就常常有些靠不住了。好在馮家。雖說丟失了一些錢財。損害了若干什物。但所有的地畝。大兵是搬不去的。只要馮太婆。能夠安然無恙。兩個兒子。後日可以好好的回來。緩上兩三年。依然是一分好好的人家。料皇天有眼。保佑好人。未必忍令馮家。便淪入了悲慘之域。或者這番希望。是可以盼得到的。

李太公點頭道。這話說得很是。本來人口要緊。銀錢什物。都是第二層。只要保得人。口平安。諸事都不妨靠後。阿四聽到這裏。忽然搖頭道。話也不得一樣說。很有銀錢。跟性命關連着的。去了銀錢。就如同沒了性命。你老人家。要是不信時。眼前就放着一件實事。

李太公道。這種事。固然是有的。不過在這兵災鬧得很凶的時候。人人都救死不暇。你還要旁徵博引。討論這些事情。未免太已的心寬咧。阿四望着李太公。發出一種慘笑道。我的老伯伯。你以爲我引證陳腐故事。跑到這裏來。說閑話嗎。不要說你老人家懶得聽。就是我也沒有心腸去說呀。如今我所要講的。這件銀錢跟性命關連的事情。只在前幾點鐘。跟馮家的事。前後腳兒。發生在本村之內。也要算是大兵下鄉的一件德政。

阿四說到這裏。李太公臉上的顏色。更顯得難看了。因爲他知道阿四所要說的。必是較馮家爲悲慘的一件事。想着要問一問。事屬何家。情形怎樣。無奈此時。似乎覺得喉中有鯁。欲語不得。只把兩隻汪然欲涕的老眼。望到阿四的面上。阿四看了李太公臉上的神情。已經領會到他心中的意思。便慨然說道。常言講得好。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禽獸且然。何況是我們人類呢。但遇了這樣的凶年。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死生呼吸。性命頃刻。都是數見不鮮的事。只要不輪到自己頭上。已是微

倖萬分。倘再悲憫爲懷。去替別人担憂。自己還有活路嗎。你老人家。要是這個樣子。我可就不說了。省得平白無故的。又給添憂惹惱。

李太公愁眉苦臉的說道。承你的情。這樣的體諒我。我也並不是好替別人去担憂。實在是情發於中。不能自己。你想。你方纔講的甚麼。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是禽獸尙且有愛惜同類之心。人爲萬物之靈。反倒同胞互相殘賊。這不是連禽獸還不如嗎。再說兩黨相爭。勢成水火。這還因爲目的不同。執取必要的手段。然而已是罪孽的了。若再波及到無辜平民的身上。豈不是罪孽中的罪孽嗎。我們灑一掬同情之淚。發一些悲憫之心。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你所聽見的。是怎麼一回事。請你只顧說罷。我不妨聽上一聽。也決不至於愁苦壞了。

阿四點頭說道。你老人家。記得咱們村北頭。住的那個張姓嗎。我所要說的。就是他們家裏的事情。李太公道。我恍惚聽說。他們家的男人。因事押在縣裏。家中祇剩下女人了。再者那家子很窮。大兵也沒有甚麼可以搶掠的呀。阿四道。你老人家。只知

其一。不知其二。他們因爲欠款。被人家控在縣裏押追。男人害瘵疾剛好。這一被押。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弄得不成人樣了。女人走頭無路。只得把所有三畝地。賤價出售。賣了八十多塊錢。又不知怎樣東拚西湊的。方纔在今天湊足了百元的欠款。那知還沒有容他到縣裏去繳款贖人。已被大兵一籮腦的拿走了。

從來老年的人。是最容易感動的。更兼李太公。秉性慈祥。夙富於視人如傷的觀念。現在忽聽了這一段悽慘動人的事。那腦筋的刺激。心靈的鼓盪。真個匪言可喻。立時一股酸痛。由內部直達面部。臉上的筋肉。不住伸縮。眼臉都濕潤了。把那枯澀的眸子。不瞬的望着阿四。顫聲問道。這樣說。不把他家給毀了麼。唉。那一百塊錢。就是他們夫妻二人的性命。拿了他們的錢。就是要了他們的命。李太公說到這裏。把望着阿四的眼光。移轉來望着承塵。彷彿自言自語的說道。這些害人的大兵啊。難道他們的心。就不是血肉長的嗎。

阿四道。你老人家。先別大發牢騷。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當大兵拿了錢要走的時

候。張姓的女人。差不多急得要瘋了。攔住門口跪下。大聲哭喊道。老爺們。那是我們贖命的錢哪。無論怎樣。好歹求老爺們鬆一鬆手。這一分德行。可就積大啦。我們夫妻一輩子也不敢忘了好處。一邊哭着說。一邊磕響頭。把地碰得嘖嘖的響。那排長喝道。憑你這樣窮人家。那裏來得這些洋錢。一定是賊贓。我念你是個女人。不來究情。已是大恩了。怎麼還敢這樣的放刁。一個大兵道。大人理他呢。說着。用皮帶一路亂抽。把婦人打得在地上亂滾。他們便趁此揚長而去。張姓女人。號啕大慟。說錢沒有了。我也不要命了。將頭在地上亂撞。鬧得滿臉都是血。

此時李太公的眼淚。可再也忍不住了。索索落落的。往下直掉。阿四道。我說甚麼來着。你老人家。又該賠眼淚了。早知這樣。還是不說的好。李太公道。這事你不能怨我。只怨那些傷天害理的大兵。請想這慘無人道的事。誰聽了。能夠不動心啊。如今我且問你。後來到底怎麼樣了。阿四道。後來麼。有隣居的人。把張姓女人勸住。沒有讓他撞死。但是地也賣了。洋錢也沒了。男人依舊的押着。往後想。那裏有活路呢。李太

公道。照你這樣說。豈不是因爲一百塊錢。活活坑害了兩條人命麼。阿四道。豈但兩條。他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呢。李太公聽說。眉毛攢得越發厲害了。望着阿四。半晌不作聲。忽然用手。把膝蓋一拍道。是了。我一定要這樣的辦。

這一來不打緊。可把阿四給嚇怔了。皺眉說道。你老人家怎麼說。這都怪我的不好。偏愛這樣多說少道的。莫要因爲別人家的事。把自己急壞了。再說鬧兵災。也不止咱們一處。被害的。也不僅他們一家。這是咱們知道的。至於不知道。還不定有千千萬萬。若都像你老人家這樣的心腸軟。聽一件。哭一件。害一家。疼一家。只怕受害的人。並沒有得着絲毫益處。自己却先要急出一個好歹來。

李太公道。實告訴你說罷。我聽見這件事情。太已的可慘。他們全家三口兒。眼看着就要送了性命。不就爲的是這一百塊錢麼。等着事情定一定。我情願拿出一百塊錢來。使他們夫婦團圓。母子無恙。這等荒荒亂亂的。我也沒有工夫。對他去說。勞你的駕。回去的時候。順道兒告訴他一聲。省得婦人家。心眼兒窄。倘若一時拙見。竟至

輕生。那可挽回不來咧。再者這件事情。你知我知。不要對着旁人去講。並囑咐張姓的婦人。也叫他保守秘密。免得因此招了風聲。那可於我大大的不利。阿四道。你老人家。真是英雄肝胆。菩薩心腸。拿了自己的錢。去辦別人家的事。在這個世界上。真正少有。總算張家福星高照。遇着我這樣腿快嘴快的人。跑到這裏來。說。致叫你老人家破財。李太公道。你不要這樣說。花上一百塊錢。救了三條性命。還不值麼。再說大兵不到我家裏來。雖說王寬的週旋。却也賴上天暗中保佑。假使當時勸阻不住。大兵來到我的家中。那時所損害的。恐怕不止這一百塊錢罷。所以我辦這件事。也是體上天好生之德。略表感謝之忱罷了。阿四道。能夠照這樣想的。恐怕沒有幾人。事不宜遲。我便給他送信去。省得出了舛錯。說罷。就告辭而去。後來過了幾天。地方稍爲平靖。果由李太公出錢。將這件情辦訖。

第六章 痛子悲夫

自從大兵下鄉抓人。藉端騷擾以後。只鬧得家家震恐。戶戶驚惶。大有草木皆兵之

勢。一直過了好幾天。大家方纔驚魂稍定。後來有進城回去的人。告訴大眾說。這一枝軍隊。已然開走了。大眾聽了這個話。恰纔舒眉展眼。如同驟然釋去重負的一般。一個個按部就班。又向舊日刻板的生活路上走去。不用說。李太公家裏。也就是其中之一了。在李太公心裏想着。此次客軍肆虐。閩里遭殃。傷人的。破財的。真個觸目皆是。不計其數。自己家中。居然幸逃此厄。總算是吉人天相。履虎尾而不咥。咧。嘴中雖不便對人去說。但心裏的喜悅。就讓沉疴脫體。也沒有那樣輕鬆快活。他却萬沒料到。自己兒子李鴻。已經叫大兵抓去。還沉沉作他的好夢呢。但話雖這樣說。他這一個好夢。眼前可就要打破。

原來是鳳兒。向李太公吵。問他奶奶和爹爹。爲何還不回家。現在大兵已去。他要進城。自己去找。李太公哄了他半天。方纔把他說好。應許派人去接。只叫他用跟去。又當着他的面。交給那長工。十幾枚銅元。命給他帶回吃食和玩物。鳳兒看了。這纔眉舒眼笑的。應允不跟去了。李太公還口中叨念道。這個時候。還不趁早的自己回

來。直等派人去接。真正不曉得人事。

那長工。是早晨吃了飯。進城去的。約計來回的路程。縱使不耽擱工夫。也要午後方能回來。倘若有些事情。就是傍晚纔回。也說不定。李太公和王氏。雖說也很盼望他們娘兒兩個。早些回來。好探問城內一切情形。但外面總還能夠鎮定。至於那鳳兒。却不然了。又盼望他的奶奶和爹爹。又惦念他的吃食和玩物。太陽還沒有正中。便不住的跑出跑進。一會兒站在門前。瞭望行人的歸踪。一會兒又回到家中。向他母親盤問。簡直坐也不安。立也不甯。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直鬧到晌午以後。他的腿也跑痠了。他的口也說乾了。接人的還是杳無音信。鳳兒此時。却有些生起氣來。向他母親憤憤的說。奶奶走時原說。當天就許回來。怎麼去了這幾天。接着還不肯來。莫非到了姑媽那裏。就不想着家了。等他回來時。我一定是要不依的。王氏因爲婆母和丈夫。到了該回來的時候。却不見踪跡。心中也難免有些志恹。但仍極力自己寬慰自己。說是有事情就攔住了。不肯往那不祥上去想。無奈一陣陣的憂慮。偏

要兜上心來。今見鳳兒這樣的說。只得鼓着勇氣答道。你不要胡鬧。多半姑媽那裏。留着吃飯。以致耽擱工夫。遲早總是要來的。

鳳兒道。不是咱們的晚飯都已經吃過了麼。怎麼他們吃飯。那樣的費事。王氏道。好個懶賴的孩子。城裏你也不是沒有去過。怎麼這樣的纏磨起人來了。你要知道。城裏的人。總是晌午纔吃早飯。點燈纔吃晚飯。不比咱們鄉下人。太陽不出來。就吃早飯。晌午後就吃過晚飯了。你想咱們人到那裏去接。就讓提前吃飯。也要快到晌午。纔能動身。倘若途中有些耽擱。傍晚回來也是有的。你可忙得是甚麼。鳳兒點頭道。媽這話說得也對。但也是回來的時候了。你看不見太陽已經要往西沒下去麼。我還是到門前看一看去罷。他一邊說着。一邊已然急急的跑去。王氏看着他女兒的背影。又抬頭望了望天上的日光。覺得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酸痛。

先時李太公。本是一個人在前面房中坐着。核算家中出入的賬目。一半是計算贏虧。一半也是藉資消遣。及至到得此時。他也坐不住了。只背着手。在房中踱來踱去。

有時望一望窗外的日影。却不住的搖頭。以後天光漸漸的晚將下來。李太公的步履。越發快了。他走着走着。忽然站住。自言自語道。難道出了甚麼岔故麼。怎麼到了這個時候。還不見回來呢。說着就要邁步向外走。此時外面忽有脚走飛跑的聲音。房門一開。喊了一聲爺爺。太公看時。正是鳳兒。

鳳兒一進來。直跑到李太公面前。把兩手向上一揚。只見甚麼芝麻糖。麻核桃。小泥人兒。糖球兒。都是些小兒喜好的物件。李太公道。你奶奶跟你爹爹。可曾回來麼。怎麼還不見他們進來。鳳兒道。不會回來。長工對我說。姑媽留住他們不放呢。太公聽了一皺眉。鳳兒再要往下說時。長工已然走進屋內。李太公便向他問道。怎麼樣了。長工要說時。却扭眼看着鳳兒。似乎覺得有些碍口。李太公看了這分神情。心中已然猜料八九。不由得一股涼氣。直透了頂門。便力爲鎮定。向鳳兒說道。你還不把這些東西拿進去。給你媽看一看呢。那說話的聲音。却不由得有些發抖了。鳳兒却聽不出來。笑着道。爺爺說得是。我媽看了。也要喜歡的。這十幾個銅子兒。花得真值。他

口中說着。恰似捧着寶物的一般。出了房門。如飛的向裏邊跑去。

李太公見鳳兒去了。便回身坐在椅上。把背緊緊的靠住椅背。將悲恐的眼光。望到長工的面上。顫聲問道。到底怎麼樣了。他們娘兒兩個。可還有活命麼。口中說着。手腳便有些搖動起來。此時他目光也定了。口角也垂了。臉上的顏色也變了。只羞得還沒有哭出來。就好比罪犯。等着宣告他的死刑一般。長工見了這分情形。心中也着實的難過。便道。老主人不要急壞。他們娘兒兩個。還都活着呢。

李太公聽了這個話。不亞如罪囚得赦的一般。面目從嚴澀絕望之中。漸漸活動過來。嘯嘯的喘了一口氣。把適纔滿腹的悲懼憂愁。藉爲傾吐。但是一片思妻念子之心。還不能實拍拍的放下。便鼓着勇氣。向下追問道。既然全都活着。却爲甚麼不回來。莫非說叫大兵打了。動身不得麼。

長工嚙嚙着說道。不是這麼一回事。此刻老主母。病在姑奶奶家裏。少主人就在進城的那一天。已經……長工說到這裏。兩隻眼睛。望着李太公那一副難看的臉。

色。竟自頓住了口。說不下去。李太公出了一頭的冷汗。使着十分氣力。向長工問道。已經怎麼樣。你只顧往下說。長工道。已經叫大兵給抓去了。這一句話。方從長工的口內說出。李太公一副老淚。已自眼中落下。

從來夫妻情重。不讓父子情深。李太公在屋中落淚。却不隄防外面。忽然有人放聲痛哭。這哭的不是別人。正是李鴻的妻子王氏。原來鳳兒跑到裏面。告訴他母親。說奶奶爹爹。都不曾回來。叫姑媽留住了。王氏覺得有些奇蹊。心中不住的作跳。便背着鳳兒。潛踪來到外邊。要向派去的長丁。討個確實的消息。誰知事情湊巧。隔着窗子。恰聽了裏面的問答。不由得傷心大哭。

李太公聽得哭聲。知道這個惡消息。已被王氏聽去了。便含悲說道。你進來罷。不要只管哭了。咱們倒問一問。是怎麼被大兵抓去的。那時心明眼亮。再哭也不晚呀。唉。這事只怨你婆婆的不好。本來安穩的坐在家中。却睡不安坐不寧的。一定要進城。去探望女兒。如今女兒見了面。兒子可失了踪。也不知是那一個輕。那一個重。真個

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啊。但這事也怪我的不是。當時竟自疏忽。想不到這一層。若能先事預防。斬釘截鐵的。把他攔住。又何至於有這樣的禍事呢。王氏爲人。是最懂得孝道的。他那一副急淚。實在是發於至情。並不如世間潑婦。藉端生風。挾制親長。所以聽了李太公。抱怨婆婆。並且抱怨自己的話。反倒覺得方纔放聲一哭。雖說悲痛丈夫。情非得已。但未免不爲公婆稍留餘地。心中很是不安。趕忙走入屋中。拭淚向太公說道。你老人家。也不必抱怨婆婆。也不必抱怨自己。總怪媳婦命運不好。以致帶累丈夫。遭此年災月厄。他說到這裏。眼淚不由己的。却又簌簌滾將下來。李太公此時。也有些撐不住了。便哭着說道。好個明白孝順的媳婦。這事那能怨起你來。我再說一句公道話。這事誰也不怨。只怨那些萬惡的軍閥。造此潑天大禍。以致牽累無辜平民。父子分離。夫妻拆散。咱們家門不幸。也便作了同樣的犧牲。還不知要有多少人。跟咱們同聲一哭呢。

王氏此時。只有飲泣含悲。那裏還答得上話來。那個長丁。却從旁插言道。老主人這

話講得對極了。這些冤枉事。只怨那些帶兵官兒。造下的孽。他們要不出主意打仗。怎麼會抓人呢。難道說我們鄉下人。到城裏去探望親戚。這也犯私嗎。誰能想到踏進城門一步。就會鑽到網裏去呢。但是話又說回來了。咱們鄉下。他也沒有饒過。前幾天抓人的事。此刻提起來。還覺得害怕。總而言之。大兵一來。無論城裏城外。都是天羅地網。沒有好人走的路兒了。我想少主人。多應有這一步災難。所以撞入他們手中。再說一句不中聽的話。就使穩坐家內。也未必躲得過的。但是吉人天相。少不得有回家的那一天。我勸你老人家。暫時想開些罷。

李太公一邊點頭。一邊悲哽的說道。你這話講得也是。常言說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就是這個意思了。但是我這麼大的歲數。眼巴巴的。只看着這一個兒子。如今平空裏。被大兵抓去了。不用說。一定要往前線上開。那砲火是無情的。一死就是一大片。倘若不幸。葬送在戰場以上。連屍骨都不能回來。他跟前只有一個小女兒。我們李家不就要從此滅門絕後嗎。

說到傷心之處。李太公不由得老淚縱橫。不復成語。王氏也想到丈夫此行。死生莫保。倘若有些不然。終身何所仰望。心往這裏一想。便覺得一身如寄。萬念皆灰。先前還想着用幾句話來勸慰太公。此際却不由自主的。潛焉出涕。白頭痛子。綠鬢悲夫。情緒雖有不同。感傷却是一樣。像這一類的慘劇。在此次大戰的時候。也不知要有若干幕。本書所紀。不過小小的一個縮影罷了。唉。誰無父母。誰無妻子。生也何恩。殺之何咎。我請那些窮兵黷武的大軍事家。清夜捫心。一爲思索。

當時太公望着王氏掉淚。王氏看着太公悲啼。彼此互想着。要說一句勸慰的話。却苦於說不上來。就連那個長工。也是站在一旁。唉聲嘆氣。似乎這間屋子裏。有一團煩冤之氣。蕩漾於空氣之中。把人都給噤住了。後來還虧那個長工。向太公說道。你老人家。不是要聽一聽少主人。怎麼被抓去的麼。請先止住了哭。好讓我來述說。太公聽了這話。用袖子揩了一揩眼淚。向王氏說道。你看我真有些迷糊了。先時我到你進屋來。就爲的叫他述說這事。誰知進來以後。一路子連哭帶說。倒把本題岔過。

去了。王氏也拭淚答道。遇着這樣事。誰能夠不迷糊呢。他此時也急於要聞他丈夫怎樣被抓的。便向長工道。請你說罷。

長工這纔將李鴻怎麼上街買菜。怎樣被大兵抓去的話。述說了一番。李太公跟王氏聽了。只顧順眼往下淪淚。那裏還答得上言來。長工又道。這都是姑奶奶對我說的老主母。躺在匠上。一看見我就哭了。等到姑奶奶說完。方纔向我道。你回去以後。把這話學舌給他們聽。我現時不但動不得身。並且也沒有臉回家去。直要等你少主人平安回來。我們母子方能一同歸去。若是有些不然。我就死在城內。也是說不定的。我當時極力勸解了一番。又給請醫抓藥。所以回來得較晚。

王氏道。老人家心境太窄。不要自己苦壞了。明天等我進城。自己接去。李太公道。算了罷。這一起大兵剛走。保不定那一起大兵又來。不要碰在太歲頭上。再說有病的人。未必坐得車。在那裏靜養兩天也好。王氏還沒有答話。忽然房門一響。鳳兒跑將進來。向王氏說道。媽跑到爺爺這裏。說的是甚麼呀。你的眼睛爲甚麼紅了。他說到

這裏回頭一望李太公便又跑到這邊。攜手問道：「爺爺你爲甚麼也哭了？」長工在旁看着，心中很覺不忍，便悄悄的自行退出。李太公用手撫着他的頭，手却不住的抖。顫聲說道：「你奶奶病了，所以我跟你娘都覺得傷心。天不早了，跟你娘進去睡覺罷。」鳳兒道：「原來奶奶病了，怪道不回來呢。明天我進城看一看去。」王氏走過來，忍淚把他領走。此時李太公獨自一人，坐在屋中潛行啜泣。

第七章

大戰聲中之叢訊

當那李鴻被抓，以及家人得耗，痛哭流涕的時候，雙方戰事還在預備期間。不過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樣子。現在却已實行開戰了。但是一般人民，坐在家中，不能照外洋觀戰員與那戰事通訊員，坐着專車開到前線去，找一個安穩地方，拿着望遠鏡，看着砲火殺人的活劇，只能睜開兩隻大眼，看看報紙罷了。無如此時報紙的紀載，幾於千篇一律。每日要聞欄中，所大書特書的戰訊，總是中央的軍隊怎樣打勝仗，關外的軍隊怎樣打敗仗，不是某日奪野戰砲若干尊，就是某日得毛瑟槍多少。

桿。要不然就是我軍佔領何處。敵軍敗退何地。說的聲光燦爛。紙上活現。彷彿中央的軍隊。都是銅打鐵鑄的。關外的軍隊。都是泥塑紙糊的。這邊打也打不壞。那邊忒己的不禁打了。就是有些平夙最稱紀載翔實的報紙。也只說些腳踏兩隻船的話。一篇戰事。說得不痛不癢。到了結束之時。便照例大書八個字道。勝負未明。容探續報。像這樣淡寫輕描。幾於筆不着紙。不能不佩服他紀事神妙。深得太史公之遺。但只苦了一般閱報的人。看了個頭昏腦悶。還是茫然不得要領。就如雲中之龍。令人不可捉摸似的。若拋了這個不看。去找那說得痛快淋漓的。只有報告中央戰勝。關外打敗那一類報紙了。

像這樣片面的紀載。却也難怪報紙。當時因為環境的關係。迫不得已。無可如何的。你若不揣測當局的心理。登些反於這一類的新聞。那赫赫的警廳。就要實行他干涉的職權。輕則傳編輯人問話。重則停止發行。誰肯自尋苦惱。瞪着大眼去碰硬釘子。也只得暫時屈伏。學那善頌善禱的張老罷了。恰好這時候。南方戰事已經結束。

反中央的一派。業經戰敗而逃。當時又下了一批命令。某人巡閱使。某人督理。某人護軍使。同時又聲罪致討。通緝某人。看那種薰天的氣燄。大有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的樣子。

一般人民。見南方打了勝仗。心中暗暗想念。畢竟中央的勢力。有些不同。從此以後。專力東向。不致有牽掣之虞。關外失了援軍。難免有些氣餒。兩兩相較。勝負之數判然。更兼中央所派的那位總司令。是全國共仰著的名的常勝大將軍。近數年來。中國累次的大戰。差不多都由這位常勝將軍。作了其中的總樞紐。到得結果之時。總要把對方戰敗的。曾記上次近畿之戰。數日遂竟全功。像那樣出奇制勝。不但出乎國人意料之外。就連外洋都震驚的了不得。甚至把他的像片。印在報紙上。稱得起來是著名善戰。震動寰球。

在當時戰事。既有可乘之機。更得這麼一位善戰的大員。操縱全局。並且以多少省的兵力。去抵抗一隅。兼之攻守異勢。主客異形。就種種方面觀察。中央無不因利乘

便。似乎是勝負之數。不待著龜而定。所以一般人民。對於報紙的鼓吹。不但不去懷疑。並且生了很高的信仰。以爲每日所載。都是紀實。此次戰局。當不難指揮若定了。過了些個日子。又聽說那位擔任總司令的常勝大將軍。自己要到前線去。臨走之先。有人叩他此行若何。他說。一星期中。便可全功告竣。憑藉着他往日的聲威。人對於這種的豪語。便視爲可操的左券。

鄉間居住的人。爲地勢所限。雖在有錢之家。大概也都不能購閱報紙的。不過新聞傳播最速。有如空氣的一般。但只以耳代目。所得較遲罷了。一時得到好消息。便不禁欣然以喜。一時得到惡消息。便不禁蹙然以憂。其實所得的消息。能否靠得住。那也就無從置辨了。本書的李太公。便也是其中之一人。他對於雙方的交戰者。並沒有甚麼偏向。但是因爲處境的關係。當然要盼着中央打勝仗的。後來所聽得的戰報。差不多都是竟如所期。心中無限的憂惶。便略爲減去一半。以爲戰事結束。就在目前。當不至再受甚麼意外的蹂躪了。

但是李太公所引爲高興的事。究竟還敵不過他那一片煩惱之心。因爲兩相比較。後者尙屬重於前者。大兵往後不來。不過保得財產無恙。兒子抓到前線去。老妻臥病居城。兒婦跟孫女也鎮日悽悽惶惶。有如失巢之燕。暮年對此。情何以堪。所以李太公心靈上所受的損害。決非財產保得安全。便能引以自慰的。因此茶飯無心。寐寤失節。簡直墮入愁城去了。幸虧他秉賦強健。尙能支撐得來。否則早已不堪設想。誰知屋漏遇雨。船破遭風。那愁煩的事。更自咄咄逼人而來。你道是甚麼。原來全村中。涕涕揚揚。都傳遞那一次在本地抓人的軍隊。開到前線。跟敵軍接仗。已然全數覆沒了。請想這個惡消息。要傳到被抓人的家中。至親骨肉聽了。當作甚麼感想。偏巧李家傭工的人。在外面聽了這些話。回家一說。雖替主人担心。不敢公然的說。却未免交頭接耳議論。誰知一不小心。又被王氏聽去了。他悄悄回到屋中。哭了一會。子心裏一窄。竟自投繯自盡。幸虧工夫不大。鳳兒跑到屋中看見了。便連哭帶喊的去告訴李太公。只把老人家嚇得心驚肉顫。跟踉蹌蹌的。帶着人趕了進去。解救了。

半天，方纔恁悠氣轉。王氏直挺挺的躺着。李太公呆呆的站着。鳳兒坐在園上。將嘴湊到王氏耳畔。哭着喊媽。王氏兩眼微啟。看了一眼鳳兒。又看了一眼李太公。兩滴傷心冷淚。早已從眼角滾到面上。喉中一種難言的酸哽。鬚髯似有嘆息之聲。李太公看了這種慘狀。不由得垂淚向王氏說道。你是個明白賢慧的人。爲何好好的。尋了短見呢。我實在想不出甚麼道理來。你有話只管說罷。不要鬱悶在心裏。王氏哽咽了一會。叫了一聲公公。却又歇了半晌。方纔斷斷續續的說道。你老人家大概還不知道。聽說咱們這裏。開走的軍隊。都叫敵人給打光了。鳳兒的父親。只怕也就不在人世。王氏說到末句話。聲音非常的幽咽。眼淚却又滾滾的落下來。鳳兒在旁。直着兩隻小眼。聽了他娘的話。忽然倒在炕上。扯着王氏的衣襟。口呼爹爹。放聲大哭。

李太公聽了這個噩耗。立刻覺得天旋地轉起來。赶忙退後兩步。坐在椅上。老淚潸潸。早已遍滿襟袖。定了一定神。方才說道。你們娘兒兩個先不要哭。這個消息。恐怕

不見得確罷。這些日子所聽到的都是這邊打勝仗。怎麼忽然之間有此意外敗耗呢。現在謠言太多。不可入耳。盡信。況且我還有一句話。就是俗語上所說的。魚落千層網。網網都有魚。無論那一回。說到全軍覆沒。也決不能一人不留。倘若仰託皇天的庇佑。家門的德行。他能夠安然的回來。你却先自尋了短見。豈不使生者痛心。死者拘憾。鑄成大錯。無法挽救嗎。

王氏聽了李太公的話。覺得入情入理。心中便寬鬆了許多。深悔適纔鹵莽。不該冒然去尋死。倘若丈夫無恙歸來。正宜夫妻完聚。若是自己喪了性命。不但對不起丈夫。並且對不起公婆。對不起女兒。豈不是一念之差。終古莫贖嗎。想到這裏。便又伏在枕上。嗚嗚啜泣。鳳兒此時却不哭了。一咕嚕爬將起來。依然坐在炕上。用小手指頭。抹着他的黑眼圈。向李太公問道。爺爺照你所說。我爹爹還是能夠回來的呢。李太公點了一點頭。却又說道。咱們鄉下得着甚麼信息。城裏頭已經過去好幾天了。此事無論是真是假。等我進城探一探去。就便看一看你婆婆。若是病體已愈。好接

他回來。給你作伴。娘兒兩個。心中有甚麼話。彼此說上一說。也可以有一個破解。省得你孤零零一個人。抱着滿腹委屈。無從申訴。越發要愁上添愁。煩上加煩了。你只要耐心等一等。我回來以後。消息無論是好是壞。我一定要從實告訴你的。王氏聽了。只掙出一句話來道。又要叫你老人家受累。鳳兒跑下匠來。拉住李太公的袖子。也要跟着進城。李太公道。孩子你又糊塗了。我撇下了家。進城去探問。那是沒有法子的事。難道說是進城去逛麼。你看你娘那個樣子。還不守在旁邊。好好服侍他。鳳兒道。爺爺說得是。我只在家中服侍我娘罷。爺爺可要早着。一點回來。李太公點了一點頭。噙着兩行眼淚。這纔慢慢的走出。

老牛舐犢。愛子情殷。畜生且然。何況人類。李太公年登花甲。只有李鴻這麼一個獨生子。先時被大兵抓去。已然是心痛如割。不過總希望着他能夠平安的回來。此時忽然天外飛來。得着這種噩耗。雖說真偽莫測。究竟入耳驚心。當時李太公。雖勉強鎮定着。用相當的言語。去安慰他兒婦王氏。但他自己心中。真有說不出來的苦楚。

所以走到外邊院中。站在當地上。仰起頭來。發出悲愴的聲音。呼了一聲蒼天。這正應了太史公所說。人有憂患。未常不呼天也的那句話了。

李太公將僱工的人。喚到面前。問那不祥的噩耗。從何而來。僱工的人說道。咱們村中。差不多都傳揚遍了。人人說得活靈活現。至於到底確否。却是無從查考的。李太公聽了。覺得這市虎之談。杯蛇之影。打算要調查清楚。只有依照原定的計畫。進城去走一遭。况且王氏輕生。當死。當時雖說救過來。難保不再有二次。最好將李太婆接回。作他個貼身伴守。因此更有進城的必要。隨即吩咐僱工的人。一面趕快備些食物。一面套車伺候。工夫不大。飯已備齊。車已套好。李太公匆匆的吃了一些東西。便走到外邊上了車。只叫一人執鞭相隨。吩咐餘人好好的看家。李太公看了那匹駕車的黑騾。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原來他又想起李太婆進城的時節。丟失的那一頭大草驢。

當時天氣已涼。並且由鄉進城。時光僅在早晨已後。李太公坐在車上。但覺微風拂

面。遍體生寒。舉目向四下裏一看。只見原隰高低。連一根青草也沒有。觸目都是衰
颯的氣象。撫序傷懷。更覺得百感交集。回想自己辛苦勤儉。積了若干年的工夫。方
纔成立這個家業。雖非鉅富。却是小康。現在年已遲暮。可以吃一盃舒心飯了。誰知
歷年兵燹。接二連三。把好好安居樂業的人家。鬧得儂焉不可終日。往事回思。歷歷
在目。真個是憂患餘生。甘苦自喻。却不料這一次。鬧得更厲害了。雖說財產上。並沒
受甚麼損失。但是兒子被抓。老妻臥病。媳婦生竟死之心。孫女下傷親之淚。種種慘
狀。令人心痛如割。這真是何等境遇啊。况且往事已矣。來日堪虞。假使遭逢不幸。厄
運臨頭。兒子殃於戰事。老妻一病不起。剩下自己一個白髮衰翁。領着孀婦孤女。李
氏一家人。豈不就要從此烟銷火滅麼。天哪。我自問生平。並沒有造下甚麼罪孽。怎
麼臨到暮年。叫我遇着這般境遇呢。李太公想到傷心之處。不禁五中如沸。身子雖
在車上。精神已不知飛越到何處去了。就連那輪聲。轆轤。蹄聲。得得。以及眼前各種
景物。都付諸不聞不見之列。一顆心。已沉沒於悲慘之淵。搆出諸般幻象。去領略那

不可告人的滋味了。

不要說李太公當局之苦。不可言宣。致弄得神魂無主。似脫軀殼而死。就連那坐在車轅上。執鞭的長工。雖說他置身局外。作壁上觀。但跟主人家相依數年。衣食所託。自然也要發生相當的感情。如今眼見這慈善的主人。因為鬧兵荒。遇着這樣飛災橫禍。骨肉離散。生死莫卜。目擊心傷。也就爲之慘然不樂。所以每次進城。他都是興致勃勃。有說有笑的。這一趟却不然了。除去照顧車輛牲口以外。連一句話也沒有。因此主人坐在車內。有如槁木死灰。長工坐在車轅。也似寒蟬仗馬。

一路迤邐行來。城門已經儼然在望。那長工方纔扭頭回頭。對李太公說道。天光還沒有正午。咱們已然到了。那李太公坐在車上。心潮起伏。恰似轆轤一般。並不知車已行到何處。驀然聽了長工兩句話。神志少定。方纔看見了城門。遂把頭點了兩點。又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向長工說道。到是到了。還不知到了以後怎樣呢。我只盼望皇天保佑。不要叫我絕了望纔好。李太公說到這裏。聲音却有些悲顫了。那長工勸

道。你老人家放心罷。憑你一生忠厚。少主人在外邊。一定不會遇着甚麼凶險的。俗語講過。槍砲子兒。是有眼睛的。話既然這樣說。我想他當然也輪不到少主人的頭上。早晚戰事一平。依舊父子團圓。夫妻完聚。度我們從前那樣安閒的歲月。人到悲窘無聊的時候。若有人投其心裏。說上幾句安慰的話。未常不可引以自寬的。李太公心裏。此時雖說佈滿了恐懼憂惶。但一線隱伏未絕的希望。只念自己行止未嘗有虧。或者邀得上天格外矜憫。兒子能夠生還。也是有的。所以聽了長工的話。恰跟自己所抱的心理。暗相契合。不由得精神爲之稍振。便道。但願能夠如你所說。那便都是上天所賜了。主僕談着話。車自向前走。轉眼的工夫。已經跟城門相離咫尺。舉目看時。只見有幾個兵士。肩上揹着槍。在城門那裏來往的走着。李太公一見。便覺得有些毛骨悚然。趕忙叫長工停了車。自己跳將下來。然後趕着車。主僕都在地下步行。低頭屏息的。直指城門而入。唉。人無尊卑。當權者貴。像李太公對於大兵。這樣的謹慎小心。懼逢其怒。不能不叫人發生遭逢亂世之慨。

當時李太公慄慄危懼。提着那顆心。慢慢的走進城門來。生怕那些大兵攔阻盤詰。便不免要平地風波。陡然而起了。誰知那些大兵對於他們主僕和車輛。連正眼兒也不瞟一瞟。只顧來回的澠着步。彷彿也有甚麼心事似的。李太公脚步高低。中心跳盪。直不知這座城門。自己是怎樣的走過。

當李太公走進城門洞兒的時候。本是以眼觀鼻。不敢旁瞬的。可巧有一個大兵。向他們的同伴說道。喂。老哥們。你看這張告示。煌煌的貼在這裏。不亞如晴天一個霹靂。把此次大戰的愁雲慘霧。驀然給掃蕩開了。這真是大人物。纔能夠辦大事業呢。就中有個大兵。嘆了一口氣道。我勸你不要談這件事罷。現在這個年頭兒。只論成敗。不論是非。誰成了功。就可揚眉吐氣。誰失了事。就走走逃亡。有那一個稱得起是大人物呀。李太公聽了這些話。不由得心中怦怦亂動。兩隻眼睛。被心靈所指示。不由自主的。向城門洞兒的牆上望了一望。果然見有一張新貼的大告示。字有核桃一般大。墨痕猶新。紙色潔白。足見貼的日子不久。後邊紙尾上。似乎是有三個長官

署名。李太公本想着走過去看一看的。也好明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是想着看告示之心。究竟敵不過畏懼大兵之心。所以終於抱着疑團。走進城去了。

此時總算闖過了一道難關。並且守門的大兵。不但未加盤詰。而且從他們口中。得到了一個可喜的消息。不可謂非大幸了。但是李太公私衷盤算。總想不出這一張告示。怎麼會把這次的戰事。給化解開了。莫不是雙方已經棄戰言和了麼。那一張告示。便是佈告中外的。倘果然是這樣。則浩劫已終。塗炭告罷。不但是國家之幸。抑且是人民之福。

李太公低着頭。沈沈的尋思。只顧向前走着。忽聽得長工說道。你老人家。爲何還不坐上車。只顧向前走的是甚麼。李太公至此。方纔省悟過來。隨即上了車。長工也跨在車轅上。鞭影一搖。馳驅而去。李太公坐在車內。仍繼續回想大兵所說的話。覺得那個口吻。似乎是不像罷戰言和的意思。不然。他怎麼說成功的揚眉吐氣。失事的死走逃亡呢。莫不是雌雄已定。勝負已分了麼。但是這樣的大事。何以竟會毫無所

聞呢。忽然又轉念一想。窮鄉僻壤。見聞隘陋。却也無怪其然。如今到得城中。這個啞謎。少時之間。就可以打破了。想到這裏。恨不得立刻找到一個相識的人。向他盤問明白。心中方得暢快。當時李太公。只顧反覆思維。已不知走出若干的道路。那長工趕着車。忽然對李太公說道。你老人家看一看。今天城裏頭。爲甚麼這樣的路。靜人稀呢。先時李太公。因爲盤算各種事情。神思飛越。所以對於路上的景物。絲毫未常着意。大有如書上所說。心不在焉。視而不見的神氣。及至聽了長工的話。留神向四下裏一看。果然靜落落的。看不見甚麼行人。間或有一兩個。也是獨行踽踽。有如曙後孤星。那一番寂寥的氣象。直比鄉村還要加甚。李太公搖頭嘆氣道。這個事。帶着是有些不對。大概又出了甚麼變故。

工夫不大。車已到了。長工便先去叫門。李太公也自下車等候。少時。有人出來開門。却是李氏同院的鄰居徐曉軒。從先李太公。本是同他見過的。當時彼此對說了幾句客氣話。便向裏邊走去。早有大寶二寶跑將出來。見是李太公。都滿面堆下笑來。

搶步向前問好。一人扯住了一隻手。問爲甚麼這時纔來。李太公只說不得工夫。他見這兩個小孩子。天真爛漫。不改常度。似乎對於環境的險惡。絲毫未曾掛心。那一種沖融活潑之氣。令人接觸着。不禁生意盎然。適纔滿腔惡劣的心緒。至此一了。

甫至院內。李氏早已站在廊上。他見是老父前來。心中又是歡喜。又是傷感。趕緊走下階來相迎。口中說道你老人家來了。我母親的病體。現在已經大好。本想着到家中去送信的。只是沒有便人。李氏說到這裏。使想提到他兄弟李鴻的身上。忽然又轉念一想。父親剛進門。不該惹他煩惱。隨即縮口不提。及至來到屋內。只見李太婆在匡上坐着。面龐比從先消瘦多了。老夫妻見面。心中都有一番悲感。李太公道。你的病難得已經好了。李太婆道。我雖然病好。兒子却還不知下落。思前想後。實在有些懶怠回家。我倒不是怕見你。只是怕見媳婦。李太婆說着。不禁容色慘然。當時李太公聽見這些話。看了這個樣子。不由得把方纔打疊着。要向李太婆說的。

話都給噤回去了。心中暗想。他現在還這等自怨自艾。若再告訴他。兒子恐怕性命不保。媳婦已在圖謀自盡。這不是接他回家。簡直是要他的命來了。事到其間。講不得。只好撒謊罷。當即用言勸道。你快不要這樣想。媳婦很是惦念你。並且說久在這裏叨擾。也不是事。他有心自己來接。又因爲地方不安靖。一個年青的婦人。拋頭露面。不大穩便。所以跟我商量着。請我前來接你。你要掙扎得動時。咱們便一同回家罷。不要辜負了媳婦的心。再說女兒領着大寶二寶過日子。已經夠他累的了。再添上給你煎湯熬藥。也未免操勞過甚。依我看。也是回去的好。

李太婆還沒有答言。李氏先搶着說道。你老人家的話。未免有些偏見。作媳婦的。固然應當伺候婆婆。難道說出了門子的女兒。就不該服侍娘麼。在這裏住着。不如同家裏一樣。索興等着太大的好了。再行回去。也不算晚。李太婆望着李氏道。這自然是你的。一番孝心。但我離家的日子多了。也想着回去看一看。既然你的弟婦跟我沒有甚麼意見。我便隨着你父親。一同回去罷。天可憐見。早晚你兄弟能夠平安的。

回來。將你接回家中。咱們娘兒們。還要多多的團聚幾日呢。李太婆說到這裏。眼圈兒却又紅了。

大寶在旁揷言道。姥姥。你不要哭了。我舅舅早晚一定就要回來的。昨天晚上。徐家大伯說。不是前敵已經停戰了麼。想那被抓去的人。自然都要回家的。李太婆點頭道。好孩子。難得你這樣明白。我的想頭。恰是跟你一樣。所以今天心裏。便覺得寬鬆許多了。李氏嘆氣道。這總賴上主的慈悲。不忍人民久遭塗炭。因此人心悔禍。得以有這個停戰的機緣。不然這場大戰。却要鬧得何時是了。

李太公聽了這些話。正感觸着在城門洞時。聽得大兵的言論。便趕快問道。你們既然得了停戰的消息。可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李氏指着大寶道。這都是聽他徐大伯說的。我們婦人家。也聽不十分明白。據說也不知是第幾路的司令。他從前線上。潛師回京。發出通電。主張停戰言和。現在火車也斷了。北京城上。都吊起大砲來了。咱們這裏。得到了這個消息。一時亂騰騰的。大家也不知是歡喜。也不知是害

怕。只開得家家閉戶。舖舖關門。所以這幾天。街市上。格外顯得蕭索。將來還不曉得要怎麼樣呢。李太公道。這就是了。怪道守城門的大兵。紛紛議論呢。但是這件事。你還說得不大清楚。我打算到徐家去談一談。好詢問一個究竟。只恐怕有些不方便。李氏道。事情湊巧。今天徐大嫂。也回娘家看望去了。你老人家。要是前去談一談。倒沒有甚麼不便的。李太公道。如此甚好。我急於要聽一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說着起身向外便走。二寶跟在後面。喊道。徐大伯。我外公找你說話來了。徐曉軒聽得。趕忙迎出來招呼。這纔一同進入屋內。

彼此就坐以後。徐曉軒讓烟讓茶。李太公問起爲何沒有到縣署裏去。徐曉軒道。舊官快要交卸。新官還沒來。衙門中的公事。差不多都擱置住了。因此一切供職的人。都暫時樂得偷閑躲懶。李太公嘆道。現在這等荒亂。還忙着撤換。官場的事。真個不可思議。徐曉軒聽了一笑道。你老人家。大概還是不知道罷。現任的尹憲。已經跑得不知踪影。有人以國民名義出來。暫且維持一切。剛一視事。便把咱們這裏的縣長

給撤換了。這也算是改絃更張的頭一步。李太公驚愕的說道。怎麼一個作尹憲的。忽然跑得不知去向。這可真是奇聞了。難道說作官作得不耐煩。也要學那古人掛冠而去麼。徐曉軒冷笑道。區區一個官。算得甚麼。就連赫赫的大總統。現在都失了行動的自由。如同受了囚禁一樣。刻下京師的局面。已經翻轉過來。你老人家。簡直還在睡裏夢裏。

當時李太公。聽到這意外的消息。不亞如風吹海立。石破天驚。目瞪口呆。望着徐曉軒。怔了半天。方纔說道。中華民國的事。多半出人意料之外。這次的政變。又是另開生面。稱得起是破天荒了。方纔我聽到一點消息。因爲不大清楚。所以跑到你老先生這裏來。要打聽一個水落石出。却萬想不到有這樣的事。如今請你費神談一談罷。我胸中也好豁然開朗。

徐曉軒道。這次政變。實在出人意料之外。其中的線索。咱們局外人。當然無從深悉。只知那一位司令。潛率大軍。自前線而回。於黑夜中襲破了京師。就好比青天白日。

忽然起了一個霹靂。本來駐紮近畿的大軍都調到前線去了。只有一位旅長。率兵駐京。維持秩序。至於在京外佈防的。都是陝軍。手操兵權的。却是一位師長。咱們也不曉得。是事先疏通。是臨時集合。這兩位當師長旅長的。都跟這一位司令。慨表同情。沆瀣一氣。立時把所有的軍隊。命名曰國民軍。發出通電。號召全國。那一位司令。便作了國民軍的總司令。那兩位師長旅長。便作了國民軍的副司令。英雄造時勢。一天的工夫。政局就翻過來了。現在這三位會銜的告示。不是已經貼到咱們這裏麼。李太公聽到此處。點了一點頭。曉得便是在城門洞裏。所見的皇皇示諭。

徐曉軒望着李太公。嘆了一口氣道。一個人。總要知道度德量力。不必妄想攀高。這一回的政變。倒給人一個很大的教訓。就說那一位大總統罷。他本是個庸庸碌碌。毫無建樹的人。這幾年來。他聲望日隆。地位日高。說句公道話。不都是那一位大將軍給他掙下來的麼。他若曉得自己沒有能力。凡事肯退一步想。或者可以不至取辱。偏他甘受宵小蠱惑。死乞白賴的要作大總統。也不知花了多少金錢。費了若干

氣力。纔能入居新華宮。自稱大總統。誰料人心莫測。天道難知。可憐他安富尊榮。沒有一年的工夫。就遭了這一場天大的禍事。現在赫赫的公府。已經變成特別的監獄了。兵士荷槍環立。機關槍高高的架着。名曰保護。實是防閑。就連一個人出入。都要嚴行搜檢。從先南唐李後主說。此日月中。只以眼淚洗面。現在這位大總統。也就是那個樣子了。聽說退位的明令。三兩天內就要頒布下來。當此青黃不接之際。大概還有攝政內閣出現。以資庖代。咱們替他設身處地想。這一任大總統。作的夠多。們窩心。起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方纔巴結得上台。臨完。却是被人熟趕了下去。稱得起是早知今日。悔不當初。

當時李太公。慨然說道。先前我聽了這個話。只是吃驚。如今細一搜求。却發生了許多的感慨。古人曾經說過。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種大道理。是再也不會錯的。現在可就應到這位大總統的身上了。我們看他目下的境遇。似乎是一點可憐。其實。回想到一年以前。他怎樣授意部下。逼迫前任的大總統。舉旗圍宮。劫車索印。種種。

的怪劇。這還不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麼。我記得前任大總統被迫退位以後。就是攝政內閣出現。如今照方抓藥。把他請下台來。又有攝政內閣出現。報應昭昭。絲毫不爽。事到臨頭。請君入甕。這還不是現事現報嗎。

徐曉軒點頭道。你老人家這一篇因果律。講得很有道理。但是現在的報應。不僅應在那一位總統的身上。就連他手下。一班宵小僉壬。平日專講害國虐民的。現在也都跑的跑。拿的拿。應了樹倒猢猻散的那句話了。別人先不必提。就說從先公府裏第一個紅人。赫赫有名的某六爺。凡在政界的人。誰不側目而視。京城裏有句口號。稱他爲站着的總統。如今政局推翻。他。不免就作了頭刀菜。聽說國民軍拿他的時候。赤條精光。裹上被子。扔到汽車上。就拉到司令部去了。大概審訊以後。只怕性命難保。回想從先造孽多端。權傾一世。還不是南柯一夢麼。

李太公道。這一篇報應昭彰的賬目。咱們姑且不要管他。但不知目下的大局。便可以從此平定了麼。徐曉軒搖頭說道。恐怕未必這樣容易罷。聽說那位常勝大將軍。

躬任總司令的。得到某軍返旆倒戈的消息。已經由前線上。風馳電掣的。趕回天津來了。據目下的形勢看來。當然要不免出於一戰的。只是變出非常。士氣已餒。並聞山海關旦夕不保。熱河一帶已被人家攻陷了。關外軍隊。節節深入。任憑那位大將軍怎樣擅長戰略。但處在這腹背受敵。事無可爲的局面。也只怕就要勝算難操了。現在國民軍。出了十萬元的賞格。購取那位大將軍的正身。這樣看來。無論成功失敗。也總算得頭顱有價。迥邁凡庸。

二人正在談着話。忽聽得外面有人叩門。李太公跟徐曉軒。便一同出去看視。原來是曉軒的朋友。訪他談話。李太公見另有人來。便告了辭。仍回到上房去。只見女兒已給預備下酒菜麵食之類。便叫大寶二寶。一同坐下吃。這一個便忙着給斟酒。那一個就搶着給佈菜。李太公看着。倒覺得有些高興。當下李太婆母女兩個。都向李太公盤問在徐家所聽得的消息。李太公一邊喝着酒。一邊揀好聽的說。這本是荒亂時代。安穩婦女心的妙訣。於是他母女二人。臉上都有了悅色。

李太公吃完了飯。便向李太婆說道。現在天氣冷。你又是有病剛好。咱們要走時。最好是早一點走。省得天晚了。有許多不便。李太婆道。我也是這樣的想。要不然。咱們就趁此動身罷。不要耽擱了。李太公點頭說好。老夫妻便向女兒告辭。又叮囑了幾句小心門戶的話。李氏見母親去意甚堅。也就不便深攔。當時領着大寶二寶。送出門外。眼看着上了車。彼此面上都有些悲哽之意。

出城以後。太陽已經轉到西方。天色漸漸的晚下來了。老夫妻坐在車上。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彼此都默然的坐着。也就無心談話。走來走去。在暮色冥濛之中。眼看離着本村。已經不遠。車方走到一個岔道。忽然從那邊。彷彿的來了一個人。李太公跟着李太婆。無心中瞧了一眼。不禁週身顫抖。彷彿觸了電一般。那人也望見了。立刻悲呼了一聲。脚步如飛的。向車趕來。長工一見。趕忙停了車。那人跑到車前。一隻手拉住了李太公。一隻手挽住了李太婆。打算要說話時。咽喉却似乎被物給堵住了。李太公老淚婆娑的。往下直落。李太婆却哭着叫了一聲苦命的兒。長工在旁看怔了。

也不知是悲是喜。這一幕驚人之劇。驀然演在道旁。那一個突然出現的主要脚色。不問而知是劫後歸來的李鴻了。

第八章 戰場慘語

李太公跟李太婆。在這許多日子。心頭眼底。獨一無二的事。就是記望着他兒子李鴻。又盼望着他能夠無恙歸來。又怕的是有些不然的消息。傳到耳內。真個是甘苦自知。辛酸誰語。就是老夫妻兩個。今天由城回鄉。一同坐在車內。彼此惆悵無語的原故。也是因爲抱着同樣的心事。誰知從軍出征。死生未卜的愛子。竟會突然出現到眼前。遂把往日的愁腸。悉化雲烟而散。當時那一番高興。直比乞兒拾到黃金。還要勝強百倍。唐人詩上說。相見翻疑夢。確乎是有那種情景的。當時老夫妻。把四隻含淚的眼睛。一齊射到兒子的臉上。只見李鴻。比從前黑瘦多了。只是兩眸炯炯。精神還好。身上的衣服。也都污舊不堪。却並不是軍裝。李太婆嗚咽着說道。我的兒。你是怎樣能夠回來的。李鴻嘆了一口氣道。二位老人家。告訴不得你。我此刻是乏極。

了。等到回家以後，慢慢的再說罷。他口中講着話，隨即爬上車來。長工一搖鞭子，車纔向前進行。李太婆捏着李鴻的肩道：天氣已冷，還穿得如此單寒，難爲你沒有凍壞了。說着，眼中又簌簌的下淚。長工却向李太公道：我說甚麼來着？少主人不是平安的回來了麼？李太公聽了，只是無言的點頭。

再說王氏此時，身體已然漸漸的復原，只爲進的飲食不多，難免有些神微氣弱。鳳兒雖然守在一旁，但是一個小孩子，並不會說甚麼相當的安慰話。因此王氏在炕上躺着，沉沉的尋思。鳳兒在旁邊坐着，默默的無語。正當這沉悶的時候，猛聽得院內有脚步跟說話的聲音。鳳兒隔着窗子，向外一看，臉上的神色，異常興奮，不禁從炕上跳將起來。口中喊道：娘你看，爺爺奶奶回來了。我爸爸也回來了。他一邊說着，一邊忙着穿鞋下地，跑將出去迎接。那王氏耳中聽得鳳兒的話，彷彿是轟雷掣電的一般，趕快一骨碌，從炕上爬將起來，也隔着窗子一看，可不是今天早晨，自己要爲他尋死的人，已經來倒院中麼？他此時本是虛弱的，那裏當得起這樣的刺激。不

由得微微嘆了一聲。登時便暈將過去。鳳兒跑到院中。先不顧跟他爺爺奶奶說話。喊了一聲爸爸。便牽住了李鴻的手。李鴻那一隻手摸着他的頭。不禁眼中落淚。先時在道旁。是李太公李太婆哭的。李鴻却沒有哭。此刻鳳兒沒有哭。李鴻却哭了。唉。任他子女怎樣情深。總抵不得父母的恩重。寸草春暉。報德罔極。凡爲人子。同此涵濡。現在竟有那提倡非孝的。我真不知道他是何心肝。

至親四口兒。悲喜交集的。一齊走到李太公的屋中。李太婆便向鳳兒說道。你母親呢。怎麼沒有看見他。快些叫他過來。大家好一同說話兒。鳳兒聽說。嘴裏叫着媽。便如飛的跑到對面屋中去。腳還沒有站穩。就失聲喊道。你們快些過來瞧瞧罷。我媽又昏過去了。李鴻聽見鳳兒喊。心中砰的一跳。身不自主的。早趕將過來。李太公跟李太婆也就隨後走來。李太婆問道。這是怎麼了。難道媳婦害着病麼。李太公唉了一聲道。這事一言難盡。先瞧瞧他去要緊。老夫妻一邊說着話。早已走到對面屋裏。

只見鳳兒給王氏捶着背。口中不住喊媽。李鴻站在炕前。呆呆的看着王氏。眼淚只圍着眼圈兒打轉。李太公搖頭嘆氣的。回身坐在椅上。李太婆便過去。一路子掐人中。揉胸口。施那習慣相傳的救急手術。工夫不大。王氏喉中微微的有些悲哽之聲。早已緩過這一口氣來。勉強睜開眼。先看了看他丈夫。又看了看他的婆婆跟女兒。那一副痛淚。恰似拋珠灑豆的一般。滾將下來。李太婆拉了他的手。哭道。我的兒。這都是我害的你。王氏有氣無力的說道。你老人家。千萬不要這樣說。我只怨我自己的苦命。說着。那悽婉的眼光。又望到他丈夫李鴻的面上。李鴻此時。再也忍不住。眼淚隨着就落下來了。

此時一屋之中。至親相對。除去哭泣之聲。就是嘆息之聲。似乎空氣都失了常度。被這股煩冤之氣。鼓盪的擾擾不寧。這幸而還是歷劫歸來。安然無恙。父子相逢。夫妻會面。不過痛定思痛。還要鬧得泣不可仰。偷使沙場戰死。遺骸無存。噩耗傳來。傷心慘目。那至親骨肉。又將何以爲情呢。唉。一將功成萬骨枯。這話是再也不錯的。我請

當世諸大軍閥。想一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兩句話。把平日狂妄的野心。稍斂一斂。可就給人民造福無窮了。

當時還是李太公先開口說道。罷罷。不要哭了。這是天大的喜事。還只管哭的是甚麼。你想。兒子怕他活不了。現在已是活跳跳的回來。媳婦尋死。也沒有死成。至親相聚。一個也不短。這不是上天的保佑麼。若再哭時。當真的哀樂不分了。李太婆跟李鴻。聽了李太公的話。都現出詫異之色。李太婆便問道。怎麼說。媳婦尋死來着嗎。當你在女兒家裏時。怎麼一個字都沒有跟我提起。李太公道。那時我要提起這個話。你還肯跟我回家嗎。如今幸得兒子平安回來。一切的難題都免了。再說是不妨事的。隨即把王氏得到凶惡的消息。怎樣尋死得救的話。述說了一回。李太婆跟李鴻聽了。又復落淚不止。

鳳兒道。爺爺說的是。我媽媽也好了。我爸爸也不用去當大兵了。大家正該喜歡。誰也不許再哭了。李太公道。好孩子。難得你這樣明白。大家就都他依了的話罷。李太

婆跟李鴻王氏果然一齊的止了淚。李鴻向鳳兒說道：你快告訴家裏人去。有甚麼吃的。快些弄一點來。我肚中實在餓的難過。李太婆道：不要支使他。待我看一看去罷。果然作娘的疼兒子心勝。趕忙的走了出去。工夫不大。烙來幾張大餅。一盤子煎雞蛋。一大碗白菜熬豆腐。又是一碟子熟鹹菜。李鴻登時狼吞虎咽。吃了一個風捲殘雲。他爹娘在一旁看着。又是歡喜。又是傷感。及至李鴻吃完。將傢伙撤將下去。李太公道：媳婦身體弱。讓他靜養一會罷。咱們還是到對面屋中說話去。李太婆道：這話說的是。又囑咐鳳兒。好好的伺候他母親。這纔一齊走到對面屋中。

李太公坐在椅上。李太婆坐在炕上。却叫李鴻坐在自己旁邊。向他說道：孩子。我很想聽一聽。你是怎樣能夠回來的。只怕你累了。想着要歇息。你可能大概的說一說。李鴻道：我方纔吃了那一頓好飯。精神已是煥發。一些也不覺得累的。二位老人家若是不厭煩。我很可把我所經歷的說上一說。這一次。雖說冒了很大的險。但是槍林彈雨的生活。兒子總算過來的人。很可以誇得嘴咧。

李太公把驚異的眼光。望着李鴻道。怎麼說。難道你也打過仗麼。你們不是抓夫嗎。難道說也。叫你們擄槍筒子。跟敵人拚命不成。李鴻皺眉道。這事那裏由得了我呢。古人講的甚麼。驅市人而戰的那句話。可就應到現在了。當我們一些人被抓的時候。本以爲我們的職務。定是燒火做飯。喂馬劈柴等事。誰知事到臨期。却揀選了一過。一少半派了伙夫。一多半倒作了補充隊。憑兒子這個軀幹。這份精神。不用說。當然是要撥到補充隊裏去了。立時之間。便穿上了號衣。搨上了大槍。平地一聲雷似的。就當上了中華民國一名赫赫的國軍。

那時李太公跟李太婆。神色本是非常的慘悽。及聽了他兒子這個說法。却不禁有些哭不得笑不得起來。李太婆道。你這個孩子。真真不知好歹。剛逃得一條活命。怎麼就說起笑話來了。李鴻道。這個不算。還有笑話在後頭呢。當時那位長官向衆人問。可有會習過槍操的。我心裏想。打牆也是動土。動土也是打牆。事到而今。免不了是要打仗的。還瞞的是甚麼。便大聲回說。我是會槍操的。長官點了一點頭。便叫當

面試演了一回。看他臉上。很是高興。誰知結果。竟把我越級高遷。竟委充了一名排長。

李太婆道。糊塗孩子。你還逞能似的。惦記着作官嗎。不知軍營之中。官兒越大。危險越多。還不如守在家裏。保全性命的好。李太婆的話。還沒有說完。李鴻却擺手笑道。你老人家的話。一些兒也不對。軍營之中。我是親身經歷過的。官兒越大。越沒有危險。那些在前線身嘗砲火。以及跟敵軍拚命作戰的人。都是常弟兄的。跟下級軍官。不要說官至師長旅長。就算當了一個團長。性命也就沒有甚麼危險了。因爲他手下。有無數的替死鬼。都要服從他的指揮。拚命的事。用不着他自己去辦。只須躲在槍砲不及的地方。扯長了耳朵。靜聽消息。成了功呢。便高高興興的。等着升官。打了敗仗呢。便脚底措油。趁早的一跑。反正中華民國。是不講究軍律的。甚麼叫作臨陣脫逃。甚麼叫作失守要隘。都沒有砍頭的罪名。等到事情一平定。是甚麼官。還照舊去作甚麼官。就算隊伍遣散。官兒作不成。但是歷年以來。坐吃空額。尅扣軍餉的。

銀子也早就攬了一個十足。回到家鄉裏去。還不是一個面團團的富家翁麼。所以官兒越大。便宜越多。性命絕不會輕送的。不信時。請看屢次的大戰。兩邊一交手。軍士的傷亡。便是成千論百。不亞如螞蟻一般。下級的軍官。間或也有三個五個。至於著名的統兵大員。幾時有個陣亡呢。

李太公道。你這番話。倒是切中時弊。可見凡事都是過來的人。纔能說的親切有味。想你在前敵上。一定見過仗的了。李鴻聽了他父親的話。不禁面色慘變。就好比生過瘡的人。有人指着他的疤痕。問他當初生瘡時。是怎樣的痛苦。那人回想前情。當然不免心悸。這就是絕好的比樣了。李太公看見他兒子那份神情。心中早已澈底的明了。便嘆氣說道。你這一趟去。不但保全性命回來。並且沒有帶甚麼殘疾。這還不是仰賴上天的庇佑麼。至於吃驚受嚇。那都是過去的事。很可以不必再去想念他。李太婆道。我作夢也沒有想到。你在槍砲眼中。繞了一遭。又逃將回來。你把你所經歷的事。說一說我聽聽罷。

李鴻慨然道。提起打仗兩個字。真是世界上第一等造孽的事。古人所說故善戰者。服上刑。那句話。稱得起是科罪至當。萬古莫易。請想。凡是一個人。若在閑居獨處的時候。無論多寡。總要有一些慈祥之念。獨要到了戰場以上。便變了一羣瘋狂的野獸。磨牙吮血。甘人如飴。但這種情形。却是無怪的。因為處在那一種場合之下。不戕賊他人的生命。便要妨害自己的生命。實逼處此。就不能不執行殺人的手段了。但試問。誰把這些夙不相識。成千累萬的人。驅到戰場。去演那濺血的慘劇。還不是那萬惡的軍閥嗎。

李鴻說到這裏。臉上露出格外興奮的樣子。接着往下說道。那些軍閥。現在心腸更狠了。手段更辣了。就拿這一次戰事說。他們不用人去督戰。却用機關槍去督戰。兵士若往下一退。機關槍可就開了。往前或者可以得生。退後却是準死。人被擠到這一條窄路兒上去。還有不拚命殺敵的嗎。所以當時那一番慘狀。我此刻回想起來。還覺得心驚肉顫。

婦人家格外心腸軟。李太婆聽了這些話，早已難過得說不上話來。李太公却強打精神問道：你在第一次見仗，心裏覺得怎麼樣呢？李鴻把雙眉一皺，唉了一聲道：父親，你不要提了。這事我至死也不能忘的。我們補充隊跟敵軍見仗，那地方叫作甚麼寨，很是一個緊要的所在。兩軍在此鏖戰，也不知死了多少人。連地面上的土，都被跑彈炸得稀爛。死骸狼藉，觸目皆是。天氣雖然冷，那一股腥臭之氣，還覺得着實難聞。敵軍的大營紮得不遠，登高望去，就如濃霧中一道黑線似的。我到得那裏，被四周慘酷情形所包圍，覺得心房也碎了。血液也凍了。不用等到見仗，好好的，一個整個的人，已經先死了大半個。在我還算撐得住的呢。有好多同樣被抓的臨時軍人，彼此相視痛哭流涕。

李鴻接着往下說道：到得第二天，敵人又來實行襲擊了。我們早已預備，作那抵抗死魔的生活。但是從先掘的戰壕，已被敵軍大砲給毀了。這次兩軍相接，只好作那血肉相搏的戰爭。當我奉到作戰的軍令時，恰似疾雷轟去了魂魄。一時心熱如沸。

覺得這一去。便走入漫漫的長夜。不能再見日光的了。回想平日所作的事。只覺負疚無已。第一件。在二位老人家跟前。未能盡甚麼孝道。再者跟媳婦孩子身上。平夙對待他們。也有些多欠慈祥。甚至待人接物。諸事皆不週到。這時一一潮上心來。似乎都留下身後莫贖之憾。但是一邊心痛如割。一邊已身不自主的。隨着大隊。向尋死的路上走去。有時偶不經意的。看到在我旁邊人的臉上。覺得他心中此時所想的。跟我心中此時所想的。彼此都是一樣。

李太公跟李太婆。聽了他兒子這些鏤心刻骨的慘語。覺得一般酸痛。盪氣迴腸。那裏還再忍得住。那發於至情疼惜兒子的眼淚。早已斷斷續續的。迸落胸前。李鴻看了道。我不說罷。二位老人要問。我說了罷。二位老人又哭。這事真叫人怎麼好。須知這都是已經過去的事。我還好好的活在這裏。並沒有軍前陣亡呀。

李太婆道。雖說這是過去的事。但我聽你說得這樣傷心。就好比生離死別的一樣。怎麼會不難過呢。幸虧還是你好好的回來。從你自己口中說。我還要賠上這些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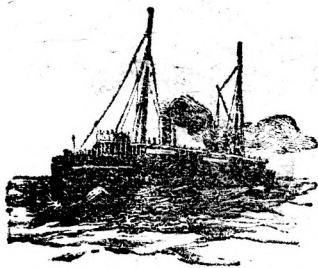
淚。倘若有個山高水低。從別人口中帶回甚麼消息。你想你的娘。還有活路嗎。說着便用手去揩眼淚。李太公道。你不要只顧打岔了。讓他往下說罷。咱們也好聽一聽戰場的實況。

李鴻道。那次打仗時。我們那位司令官。倒是很有戰事經驗的。他一邊拿望遠鏡瞭望敵軍。一邊高聲說道。弟兄們。敵人已在預備放槍了。咱們等他這一排放過去。再行還手。說着。便喊口號道。成縱隊。臥倒。當時那一番擾亂。就同一陣狂風似的大概還沒有預備完。那吧吧的聲音。已似連珠爆豆的。直向我們這邊射來。我當時閉了眼睛。覺得四外的冷空氣。霎時變了熱空氣。臉上烘烘的燙得慌。那時我的心中。甚麼爹娘呀。妻子呀。以及一切的事情。統通顧不得了。只覺死魔立在面前。向我招手微笑。我自己似乎已經變了石頭人。知覺靈性。滿沒有了。那一剎那的工夫。直比十年還要長久。後來耳中聽得司令官的口號。才曉得自己沒有死。趕忙跳起來看時。已是死屍遍地。血光照眼。

我們也就放槍打敵人了。那時的心理。純粹是野獸的心理。第一件。殺敵便所以保全自己的性命。第二件。縱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殺上幾個敵人。也可以藉此洩憤。但是我們這樣想。不用問。敵人也是這樣的想了。兩邊便如有深讐宿憾的。互相射擊起來。眼看着飲彈而死的。前仆後繼。當時我就如同瘋狂的一般。倒不覺得害怕了。忽聽得天空裏嗡嗡的響。原來是敵人的飛機到了。砰的一聲。地面上便如同起了一個霹靂。但見一股濃烟。裹着地上的塵土。一齊捲到半空裏。這是沒有炸着人的。要是炸着人。便把零星肢體。捲入空中。不知拋向何處。這等奇景。錯非身臨戰場的。決不能擴此眼界。

李太婆擺手道。你不要再往下說了。我聽着。太已的難受。你只說你怎樣回來的罷。李鴻道。若問這件事。我至今還不明白。我們那位長官。不知得到了甚麼消息。大概他心中。很是憤慨。便把補充隊。立時遣散了。派火車運到相當的地方。各自還鄉去。我便是這樣回來的。李太公在旁。點了一點頭。對李鴻說道。這件事。我是知道的。等

明天再告訴你說。路上勞乏你可以睡覺去罷。李鴻聽了父親的話，便自去歇息。余家的人也都睡了。著者就他們一家入夢，便作了本書的結束。





天津益世報刊登品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一初版

時事
小說
大
戰
縮
影
全
一
冊

●訂價大洋六角
●外埠郵費加一成

著
者
董
蔭
狐

印
刷
者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總
發
行
所
天
津
益
世
印
字
館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代
售



59

杂类